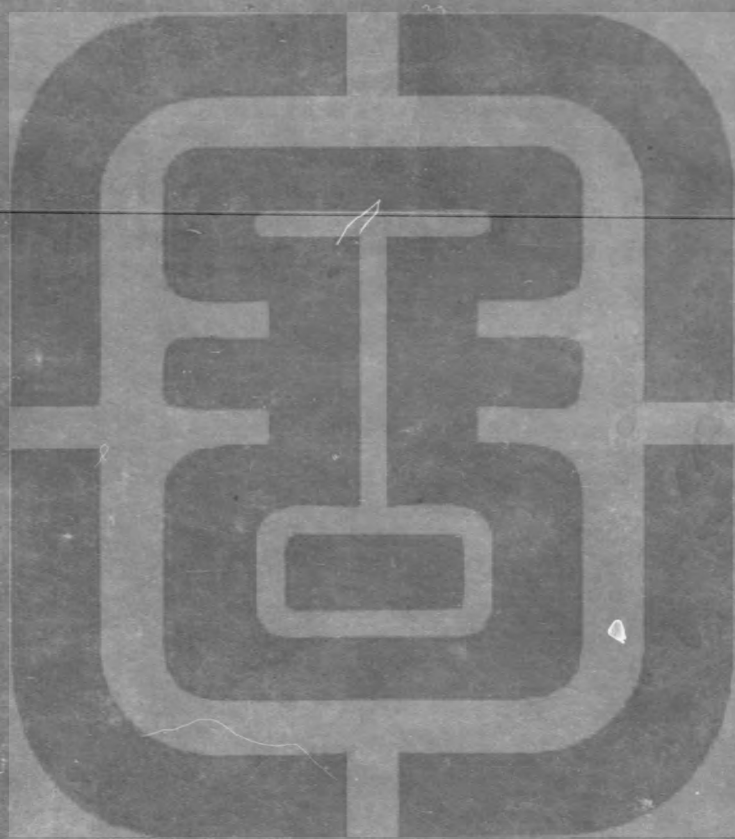


李忠简文集



李忠簡公文溪集序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爲文可以爲黼黻朝廷芬芳
宇宙存乎中中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此天
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之所養先生
昭代偉人年弱冠以雄文魁天下追風絕塵之資刷
熱抹越其進也孰禦而居官守當言責則寧爲國死
寧以言去身與家不遑恤何官爵崇卑足計哉則其
所養可知矣居官多惠政及民未易縷數姑以立其
大者觀之初筮汀幕適有軍變郡侯束手就執僚屬

鼠竄不暇公從奮身直前諭以禍福脫郡侯于虎口
不崇朝而大難立解後數歲家食循陽成卒倡衆直
擣廣城震撼一道清獻崔公判鄉郡選幕下士諭賊
人人相顧股栗公以廷紳贊聞畫毅然請行縋城詣
賊壘言未竟聯事者已血刃頸凝刃向公恬然不動
從容陳義以調伏其心賊爲逡巡退却卒斂兵去城
賴以完探虎穴料虎頭設不幸則男兒死耳豈全軀
保妻子之爲者真丈夫哉既而入烏府立朝若少屈
意穹班可以一武至公方碎首玉階與天子爭是非
辯可否出袖中彈文對仗斥宰相借尚方劍斬佞頭
苟利國家雖鼎鑊不避一言柶鑿拂衣徑歸視軒冕
去來太虛一微塵耳孤忠突兀凜然與冰雪爭嚴三
學諸生送行詩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
寒之句聞者壯之剛方正大之氣蟠鬱曾次泄而爲
文光芒自不可掩大者中圭瓚小者鏘珮環奇峭者
如怪石之倚斷崖清麗者如明星之炯秋漢進而立
朝則論奏丹青言言藥石皆足以裨主德格君心而
淡衣獨樂則嬉笑怒罵字字箴規皆足以植民彝垂

世範蓋忠義以爲之骨學識以爲之根故芬郁葩華
爛熳宣吐不自知其爲文也而文益工天收其聲山
頽筆絕遺編散落浩不可收僕從先生游舊矣賜墻
及肩未覩閩域方將擬集大成以俟識者世運中更
衣冠禍烈主家十二樓竟墮昆明劫火中斯文何辜
例坐此厄噫尚忍言哉先生有子五人今中峯獨存
諸孫競爽追抱往恨皇皇乎赤水玄珠之求春叟耄
矣於師門無能爲役大懼放失永負夙心於是勉收
燼餘僅得奏藁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
五首編次成集命之曰文溪集存藁卷飾歸之羣玉
府俾登諸梓以壽其傳嘗鼎一臠知味者有遺恨焉
雖不幸而不得其全也猶幸斯文之未盡喪也杲日
行天照映穹壤先生之節卓乎不可尚已先生之文
泰華之毫芒耳所可傳者僅止此其所不傳者又孰
得而窺其際哉掩涕濡毫撫卷長歎九原不可作吾
誰與歸先生名昂英字俊明宋朝賜之諡曰忠簡文
溪則其自號云而肯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節門人李春叟百拜敬書

文溪文集序

士之生世當以氣節為主文章次之古今文人凡幾窮者涵蓄山林達者顯著朝路然文之行世窮者恒多達者氣節難全而易虧少虧則以其文俱廢矣文溪先生登丙戌科第三名聲名已赫赫初宦于汀州戍卒閔欲害守公以身翼蔽之守獲免及里居循戍卒叛回圍廣城公縋城出諭賊退城獲全威武不能屈如此初登言路以直諫去再持從橐亦以直諫去富貴不能淫如此樹立高則言辭偉故其文隆崛崔

峯淵淪潰瀑千態萬狀皆氣節之所克也晚歲閒適
無日不登臨無日不賦詠自騎鯨後六丁取將者不
少大震初受公訓常杖屨撰惜不掇拾以富篋笥五
十年間往來懷抱一日其孫憲文以文携存稿見示
感愴久之既喜二文之如姚琰又恨大震不如李漢
也公號文溪以郡北諸山泉匯于所居後元有此名
蓋地靈所鍾也噫溪以文顯不以愚辱山川亦有所
遭云 省

大元大德戊戌夏門人陳大震書

忠簡先公行狀



公諱昂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初祖邵宋侍御史由豫
章至南雄四世祖承奉大夫僊之始自南雄溪塘鎮
遷于番禺鷺岡村傳六世至奉直大夫天棊公生五
子公居長焉生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九月二十一
日巳時將誕母南海郡開國夫人黎氏夢大星降庭
因名少雋穎絕人長讀書海珠山博學多識一覽成
誦嘉定壬午弱冠以春秋首薦于鄉菊坡崔公深器
之諸老見其文咸謂當遜一頭地理宗寶慶元年乙

酉再薦于鄉明年試春闈知貢舉官鄒應龍得公文欲置首魁而公治春秋或曰上始卽位宜從帝王之學時帝方諒陰遂以台州王會龍書義第一而屈公鼎魁三名洪平齋徐梅堃諸公皆異其才以爲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內如景星鳳凰士爭先快覩初授汀州推官州守陳孝嚴驚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公料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湟以備不虞適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克口券公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徑棄官去方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盍回救民命泊回則悍兵王寶已閉關殺吏矣士民乃擁公入公以身翼守諭賊退而賊聞然必欲得守公叱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自投于地衆噴舌共掖公起乃散去守始獲免旣朱積寶合礮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走功聞于朝有旨特遷二秩除太學生未行是年壬辰十月繼母夫人潘氏卒公丁艱歸番禺端平乙未服闋除武

學博士未赴會廣州推鋒軍戍建康歸不踰嶺復更
戍江西戍卒皆怨卒有曾忠者相率爲亂焚惠州二
月遂圍廣州聲言欲得連帥幕屬而甘心焉帥守曾
治鳳聞之航海潛遁石漕孝淳避寇水之南獨庾使
黃公歲請于菊坡崔公權宜措守菊坡乃登城曉以
禍福賊羅拜城下而公獨毅然偕經幹楊汪中縋城
出諭賊賊擬刃欲向公公不爲之動從容明利害順
途以感動其心賊皆聽命而首謀者懼誅終不肯降
公知其黠不可口舌說徑歸厲兵秣馬將啓關擊賊
賊知有備遁去事聞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
宜文字起菊坡鄉帥指授諸將悉力討賊不數旬而
定一道生靈賴以安公贊畫之功居多召除太學博
士丙申至京陛見賜對帝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縋
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曰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豈
勝感激因賜公以金公首言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
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
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
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

或多門又言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數凡數千言帝皆納之丁酉嘉熙改元歲當秋闈公被命衡文取劉必成爲解首人咸稱爲得人戊戌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榮王府教授辭五月改授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作著朝散郎兼屯田郎官時朝廷屢召菊坡崔公爲右相不至帝以公遊菊坡之門俾奉御札還召菊坡因除公直秘閣贛州而菊坡固辭不行公還朝亦辭贛州之命尋

遷知大宗丞擢權兵郎公以親老乞外便養蓋是時奉直公年已六十有四矣帝從其請遂除直秘閣出爲福建建寧憲倉提舉己亥奉奉直公之任建寧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饑公多方賑濟捐俸以助之活者甚衆是年十二月菊坡崔公卒訃聞公請于朝乞歸服心喪不許會臺臣彭方以風聞劾公公遂奉奉直公歸番禺還至江西臨江城南慧力寺奉直公以病終焉時嘉熙四年庚子十二月十九日也淳祐辛丑奉樞歸里哀毀終喪壬寅十二月奉葬于

增城南鄉嶺大面山親書以紀因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累召不起甲辰廣帥方大琮行鄉酒禮請公爲僕旣而大琮復立四先生祠四先生者公與校書古成之秘書溫若春正言郭闔也蓋謂公之行誼可以媲美古人故生與古人同祠焉乙巳立齋杜公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昉英好監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再召始幡然改曰權姦去國衆賢拔茅正朝廷清明時也吾敢有遐心乎丙午夏赴闕帝曰卿去國幾年公奏曰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

庾節以臺臣劾去因進二劄言范鍾之昏耗建儲之遲遲史嵩之奸邪吳知古之詭秘又言欲培養根本莫先于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于寬資格之拘每劄中讀至一事帝必從容問之讀畢帝又問曰外間有何所聞公奏曰臣之所聞已盡見于奏劄中矣帝深嘉納且書御屏紀姓名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疑姦相史嵩之所爲而廷臣緘默無敢言者公獨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論列乞正姦相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十月擢

右正言帝謂宰相曰李昉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
之除兼侍講公感激親擢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
儲貳且曰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
乎果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
人心之疑言極懇切既而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
朝論洶洶公與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黃師雍
復奏史嵩之譎詐貪婪狼愎殘忍罪浮四凶盍遠竄
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公獨再疏曰臣疏
列史嵩之奸狀踰旬不報屢入催奏未聞制可陛下
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將順
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
心竊據相位乃賣國之賊臣蠹國之盜臣擅國之強
臣誤國之姦臣將爲害國之亂臣疏三上語益切帝
爲動容卽日與嵩之宮觀勒令致仕十二月公上殿
復劾樞密院陳韓臨安尹趙與憲未及讀劄而帝卽
問所論謂誰公以陳韓趙與憲對帝却其疏不納公
引帝裾復奏帝怒拂衣入宮公留其疏于御榻再拜
而退諫議大夫鄭霖因乘間劾公又嗾同列再疏有

旨罷公言職與在外差遣翰林學士李韶上疏留公
不允遂出國門三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介韻
餞公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
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持幟郊迎里閭詫爲盛
事踰年丁未十一月三省同奉旨除公知贛州十二
月三省復奉旨公依舊直秘閣除福建提刑又改公
知漳州俱辭不赴戊申九月又致書于鄭丞相清之
求免知贛州時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
老李公韶陳公愷徐公清叟也八士公其一也所謂
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天下聞公之風咸謂有唐子方
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己酉權鄉帥丘迪
嘉妄指平民爲盜攝倖陳知章復恣爲羅織濫刑以
逞戮及無辜公移書迪嘉諍之嘉不聽而暴愈甚公
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辨平民之寃于是全活者數百
人然亦以此爲僉壬所陷竟褫閣職免新任公聞之
怡然賦詩曰但得四方全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其
勇于爲仁如此淳祐壬子十月徐公清叟參知政事
又力薦公帝思公賢遂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

兼知贛州公慨然以洗寃澤物爲己任劾臧貪決寃
滯一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惠饑氓罷官酷聽民自釀
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
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公申嚴保伍之法使相
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酋豪各錄
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嚮化無復爲梗徐公清
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爲矜式課治天下
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詔除大宗正卿赴
闕兼國史院編修寶錄院檢討賈似道丁大全方用
事公首疏論之又上殿奏劄援唐憲宗之言曰朕幼
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
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爲戒當力諫不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時
宰左右皆側目帝將有西大乙之幸又抗疏力諫其
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
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帝嘉
納除兼翰林侍講學士時皇子忠王冠卽度宗也復

進公太常卿爲之贊禮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侍右侍郎除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監修國史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公所薦也三論之不報遂解言職以去公乃直前敷奏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之紀綱紊矣非是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于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遂留疏拜辭與御史俱出國門縉紳士庶祖餞者絡繹于道咸惜其去時寶祐三年乙卯也公遂歸隱于羊城文溪之上又于城北白雲山構文溪小隱軒玉虹飲澗亭遨遊山水間漁釣自適著書行于世自是無復仕進意矣時軍國多務帝屢有大用意竟爲儉嬖所尼尋有詔除公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帝念公賢因賜

其所居扁堂曰久遠里曰文溪洞曰嚮陽御書大字
 賜之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遠近駭觀後數日
 而公沒乃八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聞于朝錫諡
 曰忠簡葬于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之原景定
 三年壬戌漕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公于海珠山
 咸淳九年癸酉士人又請于郡與崔菊坡合祠有司
 以春秋致祭而俎豆猶故也

文溪立朝像



夫何若目之營然憂世志也若冠之峩然撐天墜也若笏之奮然擊佞史也若綬之縈然緹賊壘也若愷悌之藹然贖民惠也若視之矐然從師義也若神之淵然文思致也嗚呼此非文溪先生之行義文藝流光於百世也乎

甘泉湛若水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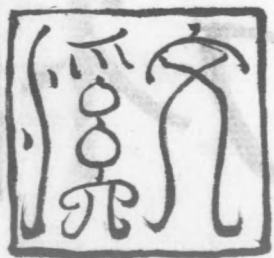
文溪先生集

卷八

文溪行樂像



文溪自贊



人
於
并
山
癯

搭颯野服

藜藿松根

煨芋竈底曲

且農且漁

非僂非俗

淇傍何有

秋
鶴
霜
竹

門
生
蜀
西

吳
堯
立
石

李忠簡公文溪集目錄

卷之一

記

卷之二

記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題跋



卷之五

題跋

卷之六

奏議

卷之七

奏議

卷之八

奏議

卷之九

奏議

卷之十

書狀

卷之十一

判行狀

卷之十二

祭文·墓誌銘 雜著

卷之十三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十四 言古詩 言古詩

卷十五 言律詩

卷十六 言律詩

卷十七 言律詩

卷十八 言律詩

卷十九 言律詩

卷二十

七言絕句 贊銘

詩餘

詩餘

詩餘

詩餘

家書

家書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一

記

肇慶府放生咸若亭記

宋 門人李春叟輯訂



人與物林林然宇宙間氣之正偏性之靈冥物不得同於人如其肖形然而同一生意天生聖人所以厚羣生使各安其受於天者然後無負於天之付託我者每歲誕彌日郡國臣子既辦香祝萬壽于佛老氏

記

之宮必籠禽而林之盤魚而溪之端笏如植視其翬
翬而高洋洋而淡乃再拜而退筌者羅者爭前期生
致以供官之須是猶獄無罪之民徐脫釋以恩之亦
稍頓挫困悴矣終不若此不放彼不捕之適其性也
三代以後以好生德之脉其國無如本朝禁翠飾罷
蜂貢放洛鯉止庖羔見蟲蟻而避卻鷄兔之列進聖
之心卽天之心今天子聰明神武而不殺日月所照
露霜所墜皆在聖德包涵中翔走蠢蠕之微孰有出
此心天地之外蓋無一物不得其所初不待一日之
間縱舍百千萬億以示小惠然故典沿襲久謂不如
是非所以歸美報上故莫之敢改世以是爲尊君一
事也則揭虔之地崇大爲宜端之放生亭舊不專設
始卽送迎之驛又遷之僧廡廡僅扁之寄州枵然太
守臣類窘於支吾姑秋福簡陋之仍霽章侯莅鎮垢
刷蠹剔儉其出勤其積再踰年而後有羨力事無如
此重且急者亟瀕江經營焉七星巖秀鬱屈竒爲一
郡最勝處若屏障其後役起重陽而落之臘題曰咸
若謂萬物無不蒙被帝澤非止斯亭歲所放者也敬

拓華壯簪紳雍容旅進退輿隸堵立其旁猝風雨有所庇潛龍藩體貌始稱亭雖三閭而關繫大法當得書雖然君子仁民而愛物出於仁愛而民又先乎物者也夫子恐廐焚傷人而馬不問非憇然於物者齊宣不忍一牛而百姓不見保則所厚者薄矣人主履大寶位推行天地曰生之大德二千石分土而治所以流布此德也物吾與且惻然全護况民吾同胞乎毋冤繫如籠閉毋橫飲如竭澤毋暴政逞威怒空其室廬離散其妻子如覆巢毀卵饑溺猶已手拊息噓使仰事俯育熙熙怡怡安樂之而不自知環千里皆放生亭詎止一林之棲尺水之泳而已哉必如是始無愧於受而為牧之寄侯於仕學優念此已熟其勉潤澤之侯名勵為端平朝士云淳祐九年二月既望

廣帥方右史行鄉飲酒記

田復井民必焚戰復車卒必奔古之泥今之弊固也若夫鄉飲酒昔人歲時講之常尚賢而人趨善先齒而人興遜俗以懿世道以升此禮更千萬世當如一日人情往往樂簡仍陋非有害而憚非小補而忽迂

之曰理軍市焉用彼苛之曰起伏煩碎將難行力回
古風於二千餘年之後豈易事耶方公大琮之鎮南
服也一年政優二年化周將古飲其州命賓佐日在
泮與領袖士討論之林君公琰出一編曰此某人近
歲行於泉者足證也余君震洪君天錫取其本參以
儀禮頗不合共質之公公曰吾從周於是議始定宏
綱細節必攷必據間一二從時宜而可以誼起人習
之咸說未旬而熟謀賓介得顧君梅陳君應辰僕則
常平使者王公鐸愚何人斯而俾贅僕以德涼齒劣
辭不獲迺二月十有二質明凡在位者日顯其幅巾
祭其深衣大帶垂垂方履几几以次卽其席如植羣
喙一默惟獻者酢者酬者執其事者交際應接翼如
檐如莫不舂頌中度壘洗也尊勺也爵觶也籩豆俎
也樣上世而新就歌瑟堂廉笙鐘磬在下間合鏗錡
夫人目盛容耳正音油然心之良驩然情之真自以
爲身蒼姬之元而無昌黎不及揖遜其間之恨盛矣
哉主人拜凡七十有奇爵于上篚焉取于東榮焉洗
于尊前焉實于席前焉授與其他進退升降無算手

獻賓主人之黨二百三十人辯又疑立觀二百三十人旅酬辯既徹俎始膝席座以燕漏過三十刻強有力者猶不勝公靜專肅莊以至送于庠門曾不少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行之者一積誠定力也禮成諸友合詞以請曰吾鄉鄉飲酒百年幾見乾道間龔莊敏嘗行之惜紀載脫遺雖宿輩不可得而聞公一循去聖之儀制非竭其大略來者將安稽子與行禮焉此筆宜屬之子因告之曰夫禮者天理之節文學者所以立也平居視聽言動一之或非是先失其恭敬之本而物欲得以乘之矣一旦動容周旋於廣衆中必周章失措微之不可揜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原其初心以衆人自恕謂若昔聖人非可學而至故自棄至此亦可哀已今師帥蒐講曠典服古器古樂古豈徒崇美名侈美觀要使鄉人士君子秉古心行古道不睹不聞之境儼若對大賓時已克而禮復自然於其家雍於其里恭於其國也忠無一毫愧於古將見暴慢消鬪爭息陶一方之民皆古觀鄉之效易易蓋不誣唐人飲禮稍倣古耳贊皇公在常登歌降

飲人猶知勸裴文獻在宣歌白華等章且有泣者二
子亦直聲而公所學過之是舉也禮樂猶備人心感
發又當何如衆曰唯至於度數文爲之詳則有編次
在此不書淳祐四年三月朔

東莞縣學經史閣記

莞號廣聞邑羅浮址之厚海負之鉅產秀民爲多設
學宜稱是淳熙此焉始基開禧丙寅遷大成殿于西
嘉定辛巳因移黌舍其前面勢眈厥初差易位而當
勝處至紹定己丑而後對闢齋廬重作南門纔具體

而微亦艱矣世俗吏類急期會迂化本鞠蔬積弗治
老屋將壓新築亦敝何易也溫陵許公以海內大儒
來爲宰士相慶曰吾邑其幸乎吾道其泰乎嘉熙之
元元日公始廟謁喟庠序圯陋謂第一義不可舉出
來橐十萬授監河張君撲庀繕其事繇殿而廡而祭
器庫而門而庖而溜鼎鼎偉觀乃躬程試收其雋尤
育之淑之員倍給腆衿佩自遠方至于于絃歌洋洋
前此未有也邑有沒入之田一頃八十三畝有奇金
銀爲錢五十萬有奇法當上之憲臺公謂亟歸于學

繡衣吳公旂敬素公慨然弗靳繼粟益裕以其錢卽直廬而閣其上輪奐雄峙博收圖籍度之萬籤森聚士得讀所未見餽使陳公疇亦捐三十萬相厥役又不足則鳩節用之贏資其成成而虞其壞儲十萬爲後日補飭費慮周矣學垂百年草創未完公一手營之學田閱幾令漠不問公獨能增益之然皆其餘事公之學得伊洛紫陽之心傳所至山斗後進異時橫經番山規矩嚴條教悉日夜至齋房與諸生講論有一藝能極口稱獎不中不才者亦循循善誘卒使爲成人一時席間士皆卓然有立廣人德之深共建生祠于泮宮之東至今朔望羅拜其下如初菊坡清獻公自蜀歸聞而嘉歎力言狀於朝時未識公也公茲來莞人孚其德望民曰吾父也士曰吾師也公亦愛其民而子之樂與其士而子弟之縣務雖甚煩劇必時詣學與生徒接始月書季攷礪術業始立小學迪童蒙無小無大日講論語中庸而誨以微旨凡經子厚指教爲文皆有法士習新美文風丕暢邑人士儼郡庠生祠之先是累大比不薦一人復有齒賢書者

延錢君益長于學遂登儒科亦教化緒效也蓋公以道爲已任尹一邑則欲行於一邑如明道先生扶溝興學故事他日大其用以斯道覺斯民使天下皆在道化卽卽百里規模之克也某弱冠游芹泮公期待之獨厚且嘗至是邑撰杖屨行黌舍敬識其實公名巨川字東甫嘗中異科云淳祐四年二月朔門人朝請郎直秘閣李昉英記

增城新創貢士庫記

曲江以文獻重增城以清獻重清獻起陋巷取巍科至于今六十年矣其間踵名第不乏人文風郁乎日以盛白屋之貧則今猶昔也縣去行都里以千計者四負笈一詣費比中州數倍州勸駕餽錢緡百此天下都國所無窶儒道敝猶有失其常產者南冠仕進不如北方之多非藝之不敵特病於地遠而發身之難耳淳祐元年聖天子頒興賢詔鳳壘經義詞賦皆預選久鬱忽伸明府何君喜邑人所喜禮遇之視故例有加以風動百里一日升堂語諸生曰愚不敏學製相鄉與衿佩日周旋士習淳古薰然有清獻遺風

可敬也漢制習先聖之術與計偕縣實續食將久遠
利之亟三百千之損而更掌以學職聽民持所有抵
而出之復入則收其贏什二積三歲爲羨錢若干新
貢士人五十千合所得於州者可不損家藏銖粒但
囊書襍被足以優游往返先薦送今還試者抑於貢
額之狹而激昂壁水試者皆厚給有差策名飛捷至
又助之犒區條畫目織悉曲盡士驩然相告曰業患
不精何患裹糧之不克自此西笑惟一意溫故知新
無復向來皇皇焉辦裝之窘將又有清名高節如前
修者出惠豈細哉凡力振人之匱缺必艱難險阻備
嘗之人也君雖身詩書之澤未嘗口蠶鹽之味而拳
拳爲寒酸地若深計其子孫於無窮是真知斯文之
爲重發於良心善性油然而不可禦天資過人遠甚儻
益之問學克拓其功用將大可觀琴堂主人奮絲布
衣靡屨相望貢士庫乃自君創始他治狀未暇論只
此一事已無忝特筆矣余又怪近世士大夫欲益其
厲民之跡必厚於內交士謂游談聚議足以好醜我
濃墨大字足以輕重我也則禮貌焉贈遺焉惟恐少

失權益蠢且弱之莫予毒也則漁獵椎剝苟可以自
豐殖無所不至不知一得罪於百姓已得罪於名教
雖日畀之千金安能遏鄉校議政者之喙彼是非之
心轉移於小濡沫是賤丈夫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烏
得爲士乎增城斗絕一隅學者盡在庠序鄉居惟石
灘爲士區至於深山窮谷家牛犢人耒耜寥寥絃誦
聲利於士信美矣必克周於民而後其澤溥君盍推
所以膏潤後進者施之田里毋苛取毋曲決孰爲之
利必興孰爲之害必除則四民均受撫字賜雖古魯
卓何以加君名籍月湖尚書其祖也月湖在石城送
人赴省有道在功名小之句此意又超然利祿之表
試與友朋味之五年上巳日郡人李昴英記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漢以來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携二千金去而人不非
入南者遂以贖貨爲當然刺史一經城門例四千萬
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牧率載史牒寥寥晨星中人
以上自拔於汚俗者豈特近世少哉吾州全盛巨舶
銜尾籠江望之如蜃樓巖巖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

督湊于步豪賈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侈使家賦額足以周兵額而羨故用溢而儲實邇來唐兒罕到獅國編戶以財雄惟桀賊頻嘯重屯婁贅多乎戰勞乎戍人人得系資級給倍無藝竭其有共億而州驟貧余三十年所目擊公私氣象繇豐美入狹嗇歲甚一歲也江湖嵯峒錯落巢險苞蘘出草無時裹鹽嘯羣千百所過尋釁起剽殺禮寇駛風濤出沒飄忽難孰何水火旱螟不可謂無備宜豫萬一大調度諸臺力屈富困無可指殆哉柱史方公十乘來自莆劉公克莊謂公曰日將漕于南帥唐公璘每言郡計歲缺六萬嘗攝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也公曰州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爲既至教化焉古其治獄訟焉時其貶餘力焉治其賦而垢翫淄蠹迎刃去未嘗嚴趣苛歛民信之租不逋商樂之稅不慢財用之克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外凡不急無益費一切省鳩所餘就百役而又有餘比及四年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爲甲乙丙庫庫十萬曰粹一方警遽甚無他鏹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

以備非常安遠眎也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
民相資生生無窮異時號健敏手科潤屋賣史家無
虛月猶不足公祇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宜
南人難其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
他謬巧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已可書公切切焉去職
之後之思豈譽之沽所至力行好事蓋初心然乙巳
夏五晦狂颶怒突過夜潮不得退復駕晝潮沓之西
北江滄潦適暴至瀕海室廬倏在四五尺湍浸中凡
八千餘家災也公克猶已溺之之心巡拊矜賑爲錢
緡若干臘初大雪三日積盈尺銀城瑤林羣犬狺狺
炎方昔所未見瑞也公克猶已寒之之心城表窶民
與諸營健兒給有差爲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豪芒
之積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惠之長仁也所學
稍出膚寸已如此清獻崔公晚歲卻奉祠之廩帥鄉
部亦不受俸鏹踰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州家無向
問之倉庫氏則烏有矣人一身所須幾何貪夫滿意
囊匱將遺雲仍曾不足以供駸子孫一笑用清白留
芳厥後必昌窵秩備祿其來莫禦積之於官者其家

之無盡藏也賢者規來者隨繇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至也縱無所增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為中人若夫括羨贏輦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惟已貴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以下亦不肯為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為君子實公所耻淳祐六年正月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一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二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記

元老壯猷之堂記

唐合四管疆西道而大府部自為東一當四廣莫可知水數千里旁午必趨灘東下清海一大都會蓋天造地設也鎮治雄壓粵連徧後城兩浦臂挾之尤勝者石柳子厚饗軍堂記謂治城西北陬泉池如在林

壑彌望極顧莫究其往黃髮相傳卽此地握穗騎羊
之仙幻五石其前老則臣故臺之山闖睥睨送青入
巨石玲峴倚池立如呀如偃如蹲如舞疑海神揮巨
靈擘崑崙鞭驅之來狗脚朕強以月峽珠池號石君
終傲兀不肯得本朝名人題刻其間益重嘉定申申
有堂于池之北扁壯猷者架以脆奘成之遜劣怒風
雨殘剝之久而莫葺之帥方公大琮治一路視其家
据案勤文書至于日中具無倦曾次有方壺處浩穰
紛輪中益競爽從頌意行偉境之屈竒而陋堂之非

敵也命毀撤徙去除榛穢展其狹走畚鍤起其卑規
模巧出心匠匠伯巧圖位置不敢秋毫之差千夫若
其斤風爭奮銳騁拔棟隆密其鰲立梁蝸蟻其虹螭
椽嶸嶸瓦戢戢欲飛動入霄漢綺疏闥敞文甃縝緻
躡數級而前楹又進數級始堂廉藩以濬房殿以邃
閣望之嶽嶽也卽之閼閼也遊焉近而息焉閼也尺
其從百有十而衡八十有四堂之北蒼葭玉立千箇
風月無盡藏旁築梯城路二幃複屋而上有亭東曰
連天觀閣凭虛引覽則遠峰踈煙霏翠冥濛濕晴空

野濶溪長琉璃田渺千頃西曰先月樓臺於圓牖中
見層樓擁喬木宛其桂影婆婆與廣寒宮隱映堂之
南運石洲大湖甲品列于前七奇技端凝可敬可友
修廊翼如演迤行行以夷絲散屨東凡二十有七間
西羨一焉運甍齋饗軍堂對敞其上存古也界池砥
方橋聯絡之穹闌橫檻若長龍飲泮泝爪鱗撐拒輪
奐四面相繆碧渥彤融交擘可鑒偶彩榭爲舫舲艤
步上下水木芙蓉浮游出橋之南登對越亭則橋以
北渠渠皦皦之屋盡成菴畫堂東北隅又廊遠燕寢
之背過東園梅桂蘭菊所至而有隨物態着小齋短
軒曲折丈室行窩雅有壺翁橘叟趣妙巧無以踰之
若夫曠垠衍沃登閔曷奕則西園專美徼佛乎秘林
木天但未知海上三山玲瓏五雲之字何如爾有大
賓客則張具橫陳歌樂遞作堵妓圍棚優狡縹緲乎
幔亭之集僊也軍有勞則竿魚旃熊旂威蕤垂雲撼
秘橐鞞森肅乎後先元帥戎服中坐諸將俯伏拜庭
下跼踖就位鼓磬礮然士伍鞮鞞鎧扞俛聽號令無
譁徐解綠沉黃間席地于廡行以列甚整澗酒坻肉

滂浪脂腴莫不浹匝屬厭轟騰乎魏博之歡雷也花
時無禁邦人羣教爭先帽桐之臺騎竹之稚韶妝纓
裳之麗遍繡臺館秋千蹴鞠娉嬉老榕高柳邊雜還
乎滁亭之游人也公於財用愛惜錙粒出不妄凡可
以新美炎邦被無窮者則傾倒弗靳是役也最鉅且
完固可堅久非苟焉欲速成比厥費無算皆搏縮之
贏乎出民未常勞其勞故樂其樂停杯說軍府者咸
曰丕哉鑠乎州自漢初以來未有此也于以抗颶母
伏天吳瘴霧蜃氣一洗空之豈徒靡曼赫戲貽南
人哉按州志蔣公之竒嘗隅城築石屏臺湮沒無復
遺迹龔公茂良闢廣平堂來者潤色之常如新二公
皆十連兩地後之有人心者好惡則甚公公天粹其
姿渾涵歛崖角立朝特勁敢言清名厚德重一世天
子久倚公覘嘔葭萌調虞徕蠻治聲休其稱最行且
入爲明堂一柱是堂也將與潞國之德威韓魏公之
畫錦俱不朽額曰元老壯猷之堂沿舊名而廣益之
也客曰公其以方叔自況乎公曰不然夫一之謂元
先覺之謂老正大之謂壯而猷道也能正而一是聞

道先乎人可以爲師帥矣留南垂五年幸士民熟信而相親驗之政揆之心粗無愧是道也嘗聞之諸老不敢不勉且有望於後之主此堂者進此道以福此民也老以齒言膚矣客曰唯禱祐六年正月

德慶府營造記

高皇帝受命中興億萬載鴻業基于康州得爲府宜與國初之應天並官府非壯麗無以重龍藩鎮侏儒菌蠢然已非稱敬弗支罅弗補豈惟風雨之憂抑國之羞邑賦例郡家自督庸資吏貪肥已安得餘力及

土木雖德慶踰百年仍昔之康耳鄞馮侯光衷左魚來駕左朱喜其俗醇真用古循吏法摩以簡靜民各安其天而心化徐索財計源祗廋斯扶滲斯窒汎斯裁羸斯彙銳欲起百廢而力副其志迺撫迺址迺才迺工故陋撤去盡而新是圖儀門闢棨戟嚴麗譙墼鼓角壯外爲雄樓縣永慶軍扁而雙門其下宣詔頒春之亭翼然東西向犴院與教倉皆二鼎鼎峻整藩屏之體貌隆矣閣焉宸章煥殿焉素王儼廡焉從祀序講堂宏宏櫺星室室射有圃童有校又相攸香山

下流泉瀟瀟注其前收攬奇勝著貢院數十間由是
青衿思樂乎芹泮白袍踴躍乎棘圍士氣張百倍矣
除地壙百畝如坻閱武榭彈壓之鼓行旗舞行陣以
疾徐進退軍威暢千里矣廟城隍而飾其像邃嚴殊
詭靈赫馮依以福其土人所以敬神也近郊侈驛邸
來迎往饒高車大駟息焉所以禮賓也城之外西北
隅限以闕莊達畫如枰各華表其衝憧憧者知所趨
所以使民不迷也亭西山之麓碧溪帶環事隙一登
眺領僚佐春頌觴詠其間所以與邦人共樂也幾人
傳舍眠苟秩終去官帑未嘗羨役百興費萬計茲不
見其窘庸者受欺貪者自欺不能者與不為者之失
均清白守秋毫必公家用而財足以自辦顧何事不
可為侯睥然德人望之已可敬疏通而密察事大小
悉中節蓋天姿近道者銜右大夫蕭然如布韋生曾
中古今流筆下璀璨可觀則其緒餘耳若士若民若
走卒交頌不容口賢哉教授鄭君夢翀書來禪識營
繕次第昂英曰東南旺氣聚興王地雲龍五色常鬱
葱亘天臣子任藩翰寄鋪張發揮當極其崇大今輪

與突其干霄履碧燁其耀日山川改觀可以占國祚
靈長尊國大節也宜特書淳祐二年夏五月朔朝奉
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李昂英記

羅浮飛雲頂開路記

嶺以南之山長羅浮一島浮海來沓于羅傳疑昉漢
地志竅通句曲茅山聞之老隱豈盡誣負抱大標韻
高若張崔人品以越產重天下偉矣始隱桃稚子又
丹稚川巢其間日以夥蛻解枯寂之流不書所至有
佳泉怪石奇植瑞羽忽如雪片棼員散飛林谷蝶也
忽如天孫斷織大練下垂瀑也忽如垂雲揜日陰亘
數十里喬木也山行者沿人迹所易及已應接弗暇
飛雲頂兀四千丈十步九折其下陵深壑暗無底足
蠶心悸輒尼興中畫故至者鮮天子賜趙侯履于惠
得護名山銜命醮祭已亟領客排叢薄陟峯巉或屏
軒朱楹曲末仰拔千歲藤延緣毅往俄身在山巔颺
颺然坐鵬背御長風宇宙茫茫八極一眦某州某山
髣髴可指點雲氣倅起衣袖莫認對面侯竦然曰真
靈境也觸石膚木不崇朝而雨徧嘻其是歟路之不

治來無以棲爲地主羞之默識所經行地勢折旋歸
而指畫授其屬相險易取便捷補陷闕隘夷峭曲直
設橫木櫛比級而上迎轄脂納履齒乘月衝雨俱可
詣每歷一峰望之壁立層躡徐以進不覺其爲峻遂
成通涂亭于衝要五少憇亦占勝槩平麓曰履雲峒
戶曰僊春廊僊石之前千玉樹橫斜明葩異馥仙種
非人世有曰梅花村路中分處度短礧小石室矸其
傍蔚蒼周遭曰橫翠過朝真石石磯砥焉橫出俯見
大小石樓椀盃覆萬阜曰拂松最上峰築庵五間宿

好事者俟雞一鳴觀燭海曰見日費于俸材于山工
于庸作此山千年未有事刻期而成勝士朋來于于
綸巾羽服躡躑若遨仙山中人謂創見戴白席地飲
瓦盆村髻拍手歌熙然無懷大庭氏俗大守與衆樂
也此路旣開關人人有飛雲分無復蓬萊弱水歎彼
縣壺叟僅引長房入壺中狹矣且計及久遠別菴于
見日左延山老王寧素以居買田歲得五十緡入食
其徒使好看客時時省道路壞必葺非若駕箬之梯
擲巾之橋神幻頃刻而已今世版圖中名山大者

幾適境內有之而曰無與治殿最姑舍是可乎侯了
公家事則整寓趣佳山水則暇改觀豐湖祠先賢十
二晞高趨正直有古心三踐朱明洞扶幽搜隱收之
吟篇略盡風骨不凡超然立塵表宜胸中丘壑如此
昌黎好奇登華山絕峰不能返縣令百計取之乃得
下使先有令如侯鑿通綫路豈誤翁至此哉余半生
夢羅浮是歲再遊逍遙乎登臨誰之賜歟侯名汝馭
雪廬其自號云淳祐五年十月南海李昂英記并書

義鹿記

端平之元夏五朔府帥曾公縱鹿二于白雲山昨歲
六月十日菊坡先生壽公物也始豢之郡圃攸伏既
入層林蒼翳間嘖嘖得所猶屢顧不忍去逾月邦人
爭爐瓣薌祝初度頌聲謹雷蘇氣熏春方稱航公堂
鹿雄雌追隨繇城北隅復遶旂幢啣鳴伎躍如舞
已去四十日詰屈二十里是胡爲來若五仙羊導之
萬衆詫詡屬某筆一段奇事夫物各性其天惟至誠
能盡物之性樂忤百獸信孚豚魚不期然而然公莅
廣其政仁眡民物不二推俸傾橐廩饑賑窮克是心

將使飛潛動植咸若鹿嘗侶西歸龜鶴來處已不凡
矧圃賢牧德寓中宜若是誼古循吏白鹿隨車豈誕
且誣物戀戀不忘人心愛懷又可知矣然公非姑息
爲仁惺癡嘯林鯨鯢舞海稍出奇略一網成禽鉏姦
束猾弗宥毫縷固異夫內欺校人惠而不知爲政者
云公名治鳳字君輝清源人番禺李昉英記

詩隱樓記

何謂隱自適其安而已廬人境而襟物表奚必蹈高
遯遠哉吾友昭武黃君希聲工晚唐詩游五羊獲登

菊坡先生門因築舍其旁前爲重樓俯坡山控越岡
萃堵坡童童如霞筆書空樹林遠近罨畫成圖碧瓦
差池玻璃千頃地據三城正中四面平遠故宜樓揭
李杜寫真貯唐人詩卷至人寄目天末擁鼻風前一
景物之歆一興趣之味盡入句眼方其會心得意且
不知身之樓居而何有耳之市聲耶字樓以詩隱其
志也或謂昔人之市其隱者君平以下伯休以藥詩
則未聞葢紅塵浩蕩中未免催租人至非灞橋雪中
驢上何處有詩余則曰心有動靜地無喧寂阮籍竹

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曰俗子來殊敗人意謂戎如卿
之意政易敗耳此山林而動者賈浪仙鍊敲推二字
觸京尹前導而不知此城府而靜者詩隱主人其浪
仙後身乎矧才高志大不止嘖呻痛癢屬者頑童叫
突菊坡起帥鄉部繡使彭公督師銜密畫往來其間
迄清亂略閑則詩人用則國士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希聲自此不得隱矣希聲名鏞其詩有樵溪初藁云
端平丙申元日

壽安院記

天地之大德生而已所以無終窮生意不息而已凡
物囿形其數之自然條舒其氣之使然彭殤春菌同
不容強齊亦各正性命焉大君位乎中妙贊化育分
羣有司代天工要使生意流布充滿覆載間無一物
不得其所國朝置福田院恤窮疾與天地同一好生
常平倉專使領爲凶荒疾疫設將以救民病而或者
反以政事病民今天子軫遠方元元選物望民庸兼
者畀右司劉公倉氏節公一意推廣皇澤進耆老諏
之曰賦過重瘠吾民歟役不均瘠吾民歟官吏饕餮

吾民歟追呼數惱吾民歟豪斷椎剝吾民鬱不吐歟
聞一事繫戚休亟罷行不終日南人如解沉疴積痼
豁然甦快無復愁嗟公猶以爲未也廣山寬海鉅嵐
霧散泄故無瘴土饒醲鮮細人恣屬厭亦易疾鰥寡
孤獨之窮川浮陸負之賈馳書傳檄之价纔病于主
家旅館則畏其累已迫遣之往往轉徙閭巷雖受病
本輕而不粒不劑且風且露困頓久必僵廂邏又視
爲奇貨重誅求于死所爲邦人害最大公惻然徼東
坡在杭蓄錢糧作病坊故事乃相爽塏址于威遠門
之內穹堂閎閎嚴禱祠香火幹僧其左醫局其右修
廊渠渠對闢十室可容十人男東女西界限有別病
無依者以告隨得入診必工藥必良食必精烹煎責
兩童緇必恪日欲聞所苦重輕課醫之效募夫婦願
俱庸者共凡役庖斯整溷斯潔百爾器用色色具奄
奄無聊賴之人忽處廣廈適眠殮所需如意頓使神
醒氣伸居養所移半藥力旣康強則資之歸脫不可
療則斂瘞如法租收之田贏取之庫所入足以當所
出畫爲成規可行之悠久外峙崇門曰壽安顏其院

因人情所欲也扶曳來居無虛日全活甚衆人病之者既能厝之安天病之者亦欲拯之生公之心無愧於兩間無負於吾君矣夫人爲三才之一仁人心也與天地心本不二如果核中有仁生意在焉惻隱其端不特發見於孺子將入井時雖草木禽獸之微萎痺不得寧其生亦憫焉動念病栢病橘病馬病鷓杜詩韓筆且不遺而況於民吾同胞乎苟其位其力可以利衆庶而呻吟叫呼在吾境若不聞良心安在哉公可以爲仁人矣蓋元祐相國忠肅公其六世祖也

家學源流有所自來公名震孫字長翁渤海人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二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三

序

重修南海志序

志州之土地風氣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生乎
 後之士此一書大綱領也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
 之張曰日南之姜竄後得劉瞻于湟是時閩聚猶未
 有此然皆奇拔於支郡筦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序

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
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
不屑者高風全節可興百世是邦宜有紀載以俟太
史氏而久焉猶缺帥方公大琮檄張君雷震曰丘聚
不修且四十年矣郡文學爾職盍討論潤色之廼視
故府延問老成人分授以凡例使各以其見聞述然
後合而叅訂是正焉壅疏漏初誕去實存又布之衆
使疵瑕咸以爲精當乃已南國一大典獲寓目其成
何幸余何敢涉筆其間乎惟廣素號富饒年來浸不

逮晉而文風彪然日以張雖蕉阜枕林之墟蠲田蠡
窟之嶼皆渠渠齋廬幣良師以玉其子弟弦歌琤相
聞挾藝待試上都者數甚嗇每連聯登名與中州等
惜人士重於簪笈遠遊所以發其身祗鄉舉一途故
仕進者鮮雖然中天地而立爲世所珍必有卓然殊
於流俗者窮達不論也匹夫匹婦以一行稱于鄉皆
可書或高顯通貴而泯淪無聞幢節來南前後凡幾

清名燬政照圖牒有幾人使仕此而州志之觀其孰
無強爲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教一助也若曰山川之

文溪集
扁兵賦之額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耳焉用志淳祐七
年四月朔職方氏李昉英序

方帥山判序

吾儒本領在所學而發用在所筆心正則筆正矣平
居辯經疑破衆史百氏誤以祛天下後世惑此筆也
其至外服則鋤惡束姦郵窶伸枉片言分兩造之曲
直此筆也時有用舍用有內外而所學所志無不行
方公籓嶠南晨出廳事吏擁連牘牛腰然森立庭下
次第而進不竟不已晏且暮不知也落筆繁千言原

情據法必曲必盡雖刑之奪之無怨第一義則厚人
倫美風俗故道化孚暢所部大治一判出佐屬爭手
抄久焉所編鉅迺彙分而梓於寄來者稽焉知學校
兵防財計之本末與炎人之情僞習尚能推行其說
流惠益遠矣公治廣之懿固不專在此而五年目力
心思大槩聚於此泯沒可乎判可稱者唐香山我朝
武溪然拘牽儷對或未能盡寫其意公之判幹旋頓
挫隻字不苟真可爲吏師世方纖巧詩詞新集捷出
在在有真可醬誑此刻皆及物實功不腐宜哉

西疇常言序

孝以顯親爲大先訓之善而世無傳爲子安乎立言如河汾猶不免六籍奴婢之譏有福時分宗辯類至今膾炙人口盱江河公坦憲嶺東折姦洗貪風力凜凜難犯余以塵民見則溫其和氣有古君子典刑旣一紀過凌江涂之人多談郡糾賢益其子鑄也捧公所著常言來試閱無艱深可怪語誠如所編其書者參以聖賢儒先論議則愈讀愈有味學焉治焉此其紀綱於世教非全無裨不但可私藏家淑後而已糾

曹睹手澤愴然謹布於刻昌其傳繇是心而克其公其廉其勤必能率父道矣或謂韓筆獨步有唐雖根銀之癡而書不坐是廢也噫千載所共師尊如昌黎代能幾士稍出其類平生學力豈盡無所得他人且歎難助矧必箕必裘而忍高閣束之耶有是言西疇未必聞有是子西疇將不朽糾曹可謂能顯其親矣孝哉孝哉

游忠公鑑虛集序代

君子立言不獨以書傳也苟於世教無關於人國無

裨不過組篇鏤句落儒生口耳雖或可託姓名以不
朽而萎然無復生意矣子雲邃於玄不如更生攻外
戚一疏子厚雄於文不敵昌黎論佛骨一表蓋其言
用舍係當時安危千載下猶使忠臣誼士聞風而興
起尚論古人大節爲先不專在言語文字間也果齋
游公年少長負奇節在東西州爲名進士官幕府時
騰書制總條列戎情民病自立已崖然孤高紹興癸
丑以小朝士言五事首曰隆孝德反覆推明天理冀
感悟上心且謂退宰相不以禮給諫論駁不行姜特

立不當召入陳源不可親信明年夏五籲天乞車駕
省重華辭皆激切乞先以身膏鈇鉞踰日國有大故
上下洶動公折簡忠宣趙公趣斷大計寧皇以太后
旨履寶位人心始安多公力也然仇胄浸用事公屢
諷忠定早爲計不能從朱文公去國復抗疏乞留積
爲權姦所忌忠定被逐公卽丐郡歸言者指爲黨魁
至誣以從吏異圖將陷奇禍幸祗罷免久之以薦得
利路節逆曦包禍憚未敢發密謀代之公聞亂髮植
毗裂遣子若友約制閩諸人起義藐無有應者賊勢

披倡人爲惴惴又不肯避吁其瀕於死者幾矣方忠
定秉國最爲雅故僅班六院且閱月十有九日不遷
嘉定更化異時號僞黨者皆超擢不次公力請掛冠
而得祠諸賢言狀纔進一秩夷攷其平生出處未嘗
希進至於遇大事敢言臨大變不怵死生禍福不入
胷次蓋愛君愛國發於至誠無一毫邀譽之心諒乎
其爲忠也余昔參滇蜀見公之子景仁期以遠器薦
之力歸老海瀕景仁時時相問如一日比走書來示
以公遺文俾序其元余耄矣思涸筆枯恐不足以發

潛幽張芳潤竊謂文以氣爲主猶林茂而影稠鐘巨
而聲迥非可強而致公從諸老游學粹養洪克之浩
然可塞天地筆下流出自無軟腐語詩律尤老勁深
詣理妙如世荒耽齋筭士弱同楚囚羣枉儻未杜誰
正君心非靡靡工雕鏤何益真儒事禎裏訂身三昧
得蒙中養正一心虛等語亦非顰呻歎推輦所能到
也景仁紹定間以直言不合去再入論思愈峭拔不
詭隨忠公教忠之訓不孤矣王晉公謂吾不作兒子
必作納君於善者有後豈誣也哉公字子正鑑虛其

自號也

代李守作柳塘詩序

士處沉鬱頓挫之極不能無酸楚憤激之辭三閭大夫醉濁一世長沙太傅溷視餘子豈惟貽媚流汗著此胷次適自累耳達人大觀等是非於夢蝶悟禍福於塞馬行廢委之命公論付天下後世未始怨天尤人幽圉重文圍厄絃歌浩如也故履患難而安柳塘陵君守興寧如子思罵賊如顏杲卿羈窮重困吐不平之氣於詩累累成集覓余著語余謂陷賊中復棄官流落蜀湘間繫臺獄貶黃斤惠徙海外氣味略同然感時寫物之章則皆渾涵隱婉襟期軒閎可以遊造化狎宇宙毀譽榮辱不容滓高矣哉余敢以二賢之所養廣柳塘之見

代李守作汀郡諸寨圖序

閩寇根汀蔓邵禍於昨最烈至煩朝廷顓大閩調大兵余扈戎環其境則山停劍鏑戰人睫湍怒戟聲逐人耳雖激釁繇吏不良亦風土致然安平時猶有桀孽藪其間兩郡比壤舊各列巖卒籍虛援遙猝遇劫

效莫能禦招捕陳公以邃猷奇略鏟凶滌穢一道晏
澄必欲長杜亂萌廼探狡窟俯臬巢分築營堡而軍
其壯悍者度地邇遠量屯多寡使氣勢連屬相應如
常山蛇樓鼓遞鳴鎧仗齊出鼠輩將無所容蹟慮亦
永也下是役矣清漳判佐陳君乘之庀其事觸熱履險
不畏勞募士必好身手劫柵皆奇面勢月閱三以竣
事告余得其圖觀之喟然曰賢者立大規模可利百
世亦須強敏人任責乃克辦韓魏公招關陝兵有屬
官薛向乘傳料理今元戎傅君此行蓋不下薛也吾
郡蒙成實多喜而筆諸帙首

送潼川憲胡元琰序

君所命臣所敬致其身而已矣士見理明而後臨事
果惟知主恩重而身輕國事重而家輕名節重而禍
福利害輕故犯可畏辦至難而安蜀之將壞也名家
豪族橐百珍航千指下瞿塘惟恐臯不幸而蜀果殘
親戚墳墓便如隔世始而悲漸而怠久而忘結屋訪
田姑東南乎寓亦其勢然朝廷勤西顧往往擇才於
其土使就經理自是無隻輪敢向難於上青天果然

邪胡君景玉蜀於產柳於牧已脫產地久樂郊夫誰
不懷其安乃逢人感慨有申包胥必復楚意天子壯
之命繡衣仗斧使于潼卽奮然杖而西豈計穴中虎
于獠儂桀橫時余襄公帥桂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
詔經制廣西東盜賊卽疾趨南海蓋勇於赴鄉國之
急者君是役略同而所遭艱余嘗一接論議爲人膽
略必能負擔問之蜀士謂厥居孔道火盜幾過門皆
相戒莫敢犯數千里瓦礫突然魯靈光德於人又可
知西人望之如父母君視之猶子弟忠聲義槩豪傑
作興必爭出死力救井里折哨騎全蚕叢將有吉語
聞孔明盛心處在開誠布公臨分特爲同志贈

送趙新班崇垓序

我朝思公族厚度越古先計偕寬其額科級升其名
闕簿先其注至於薦狀登格而後易京秩則儕之庶
姓何哉蓋繇此等而上之外則郡守部刺史焉內則
爲卽爲卿爲公無所不可者任以益重係民生休戚
益以大故必嚴其所從入之途使自砥礪職業以求
知於其長而思不得施焉祖宗之意何其深長也宗

室子落南海僅數十其英英者崇垓以唐身言書判
選觀其人皆卓然優然第進士二十年始通金閨籍
積其所至治最以得之非若世之假權力脅人以薦
己者將西候班見余知其可與爲善也勉之曰富貴
如浮雲俄頃變滅名節則日月也可千萬古光明漢
宗盟有爲宰相者人雖齒牙之不得更生列九卿而
諫疏鯁鯁至今不朽吾子自此升矣請擇於斯二者

送陳公儲序

孟子謂士之豪者異於凡民何謂豪浩然之氣之克

也餒其中而放於禮法之外若晉之人是及中庸無
忌憚也焉能豪陳君公儲才氣豪一世百家九流之
說無不通古今天下事事物物必究極所以然長章
巨篇傑壯奇詭酒酣氣張急取墨汁作千萬丈龍於
尺素間雲蒸雨飛天垂海立騰驤天矯幽怪潛見疑
前身秦龍氏役風馭庭盡護角麟之族故能逼真如
此所至相追隨多可人而學之所到心之所存人未
必盡知之蓋抱負偉而志未信政屈賈沉鬱無聊時
方汗漫塵表有軒軒自得意胸中定力茲可驗矣詩

文溪集
十
焉畫焉託焉耳一日我知得與朝廷大論議疏上累
百不止卽走筆作歌行手也其豪爲剛擁百萬重兵
止旗鼓分合之鏖陰山之北纓單于頸凱還玉門關
卽解衣盤薄寫龍時意思也其豪爲勇豪之裨人國
不細狂者進取聖人所予或以是歟余於斯人敬之
深其將如京師而來別也語之曰君當蘧伯玉知非
之年而克己功夫過之愛助何言惟勤飯以厚氣之
豪疎飲以壽氣之豪

送周士元序

貧無以養由也傷之菽水盡歡子謂之孝士之身於
貧甑釜塵簞瓢空安處而無求焉固也若夫半菽不
克親無歡顏未免皇皇奔走以追斗升豈獲已哉余
館清漳途旅邂逅寧德周士元問其來愀然曰雙親
耄矣餅無儲粟不遙千里將控諸誼人而未遭也樂
歲聞之人仰視不足之歎不覺涕下執其手語之曰
子處人所未嘗之貧而爲人所不能之孝因至貧而
至孝著焉使子有二頃田侍兩安輿庖腥熊裘狐貉
以順適其志則子之職盡而孝之名何有如是臨難

捐軀而得忠義名非幸也夫孝者誠之發誠至則天
通地感况人乎世固有擁厚資家垂白猶健以備甘
旨之奉者見子之來必忻然同志舉千金以調子身
美官戲綵娛侍以遂祿養之志者見子之來必懽然
錫類輟三釜之餘以贈子子始持此誠以往必有誠
於孝者應如膠漆如符契矣子其行紹定庚寅月正
李昂英序

送循州余法仲宣之官序

幼學壯行一命皆可及物三尺法係人死生忍背所

學惟上官喜怒徇哉余少日游泮與余仲宣為最密
友淵乎其醞藉精乎其踐履真可嚴敬短窓孤燈話
到夜半每謂我輩得行所志必惠利生民為先余仕
媿前君後十年決科又四年為循陽法掾天將其大
任故厚其養如此余以著局歸班郎扁舟送過靈洲
臨分曰殘夏當之官子盍言余應之曰疇昔所講論
仕以行其學當官奉法無高下其手有不平必爭爭
不得則去是即他時定大議臨大事之推自諉官卑
纔一事放過將終身悔其何追國朝嶺服人物祗說

文溪集
二公襄自君家好樣菊坡遠業亦發軔於梅仲宣勉
旃

送糾曹吳雍之官序

自于公以治獄興門世遂有故縱以覬覦後福者其
君子不可無辯也夫于公謂未嘗有所寬者曷嘗以
有罪爲無罪哉特不以無罪爲有耳笞其當笞者罪
累其當累者大辟其當辟者至盡得其情實而無枉
雖戮其身而無怨事事皆然其爲陰德已不細有後
宜哉故罪疑惟輕可也事白而由之爲惠姦宥過無

大可也故犯而釋之爲黨惡存心過於寬固盛德事
然殺人者獲免挺刃必交於途奪于貸者弗治剽攘
必紛於市姑息於一二貽害已千百惡人多幸而善
良懼如此而能昌其子孫天意殆不其然鄉大夫吳
公純臣溫厚有古人風祥刑于嶺之西以恕稱子雍
是似且甚秀爽來訪于文溪之上且別焉問之何官
曰新糾曹又問賞之逐瘴之犯何也曰初心欲有所
平反以成先志耳余嘉其志而贈以言曰吳氏父子
視于氏父子官崇卑不盡同而再世俱典獄子惟清

惟明惟平小大之獄本其情無以私意有所重輕必
身享駟馬高蓋車之榮矣

送判縣楊侯汪中入京序

公論消長與世道俱大道之行也夫人不失其是是
非非之心之天豈惟大廷賢不肖若白黑閭閻之匹
夫匹婦好善而惡惡皆斷以理之正不以一毫私意
參其間汙世反是以大忠爲大佞以至廉爲至貪士
窮達有命焉寧以是休戚而關於人之國大矣菊坡
先生老于鄉余與楊侯日撰杖屨起居言動必見必
聞繼城罵賊同部入幕侯清白於冰玉有關西夫子
風天知之先師知之宰廬陵之政若士若民安之平
生壁立萬仞不稍下賣菜傭飛語蜂起或者竟投杼
焉夷而跖之涓而涇之他日不能平侯謂官職儻來
耳泰然不以蒂胃中所養未易涯也貧驅復入京余
送之江皋曰朝廷清明公論自定不疑之金必有能
辨之者侯笑而已侯名汪中

吳華門杜詩九發序

草堂詩名輩商評盡矣反覆備論爲一書者蓋鮮甫

田吳君涇思覃句中意索言外尋音響泝脉絡舉綱
目工部胃襟氣象模寫曲盡皆前人所未到余味之
雋永深歎其用工之精戶掾余君得藁維桑捐金錢
梓蓋深於杜詩者謂是編不可無也足未萬里途不
讀萬卷書莫讀杜詩信哉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三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四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題跋

書胡致堂敘古千文後

文定胡公潛心春秋四十餘年而後徐出其說致堂
其親傳故筆削皆有法敘古字凡千不重雖飲席間
談笑成之而上下數千載關係大處包撮略盡興君
昏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異端之正偏一

題跋

字森嚴百世雜論不但可以習童稚而已古千文猥
陋不論乃盛行於世俗蓋未知有此作也其書一經
朱文公表揭遂傳廣帥宗公慈里兩翁之里學兩翁
之學既梓之衡陽又梓之廣之泮宮自此流布天下
人人得諷詠有功於人心多矣南嶽之高南海之深
不泯不磨致堂之心淳祐十年月正元日後學李昂
英書

題章公權進論藁

金珠珍矣饑寒不可衣食則適用莫粟布若也雄深
倔奇之文自鳴一家人爭寶之價誠金珠矣使非切
於時無裨人之國亦徒可玩而已矣讀章衡之進論
辭氣平暢若不求工於文者然論古成敗商今利害
實可見之施行其日用之布粟歟世之舍金珠取布
粟者幾人耶毋怪乎天下之未平治也

題鄭上舍玠大學策藁

士試於有司曰時文志於得而已鄭君對策天子學
乃極言天下事皆有關於君德有裨於世道方鯨論
崛起與國論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胷中所存

定非尋常諸生拔尺寸比是真不負皇朝淑養之意
衡文者拔其尤則公論猶未泯可爲斯文賀君其堅
此志勿渝厚其養勿餒大建立於世垂聲名無窮毋
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吾黨所望也嘉熙庚子四月
跋許廣文一鶚廷對

士初試大廷多未脫時文氣讀許孟翀對藁體製全
似奏疏首排李清臣葉祖洽媒進阿世條陳切時病
而言甚直雖屈第七視紹聖初力詆元祐諸老竊榜
亞者相去霄壤均爲莆產氣稟自不同然歷攷國初
以來三百年間名公鉅卿由第七人者絕少若有所
待勲業與名節俱不朽深有望焉孟翀勉之

跋清獻崔公手墨

嘉熙己亥某在著庭清獻崔公自南海寄書來別紙
如此公拜集賢相天子遣中使踰嶺趣行且賜金二
百兩治裝蒲輪日在門而公之病已深矣累疏力辭
始得請以金付武臣鄧祖禹護納內庫蓋公帥鄉部
時祖禹實爲事務官所以委之也此役他人所難而
祖禹不憚勞費似知慕獨樂園之守園者亦可尚也

偶閱公手澤俾模刻而藏之淳祐五年元日

題菊坡水調歌頭後

清獻崔公劔關賦長短句卷卷憂君憂國遑恤身計
此意類出師表雅趣欲結茅廩嶺邊一琴一鶴繇湘
桂歸南海竟不得踐綠陰青子約然幅巾藜杖徜徉
老圃寒花間十有六年晏歲之樂不減洛中耆英也
好事者揭此詞山中惜非公手跡某敬以所藏本授
橫浦校官賴君棟使刻之文獻張公始鑿嶺路而未
有祠着公同龕爲宜此則地主事非過客所得專也

淳祐六年三月既望門人李某書

附刻菊坡崔公水調歌頭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
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
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
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蒲澗清泉白石梅
嶺綠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

山

跋菊坡太學生時書藁

題跋

文淵集
此清獻公初入太學寄其友林介仲書也吾州去在所四千里浮水馳陸大約七十程士以補試雖登名猶未脫韋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猶勞且費之憚而尼其行寒士又可知矣公奮然間關獨往一試預選隨取高第平生勛業名節實賢關基之長短句有人世易老之歎必期三年成名而歸書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於述齋舍之費頗悉聞其入京參齋時皆朋友相資助故書報之詳貧者士之常公之貧有人不堪其憂者處之甚安所以富貴不能淫而清白照一世也林介仲名介增江老儒者生沒在公之前後人不能寶有此紙轉落士人之家某近始得之公以歲庚戌入在膠庠庚戌而此書出若有數然外姪陳某往試橋門持此授兒子守道守道亦就試且壻菊坡之門公手澤宜歸之淳祐十年二月朔

跋節愍王公行實

舍生取義所欲有甚於生者平生講之熟故臨難處之雍容非倅然勉強能之冠之犯益也節愍王公翊以議官權宜肘制置使印收燼兵支孤城野戰不勝

巷戰又不勝然後徐結纓而入于井此他人之責而身之不避壯矣哉先是菊坡崔公貽之書曰一段冰清萬仞壁立竊意公平生忠義自許惟菊坡深期之其子閻募死士赴難道遇寇且鬪且前創甚偶不死今爲東莞丞遂得見公行實與守城日記風節凜凜使人慨慕且三歎菊坡知人之明淳祐辛亥冬至文溪昂英書

跋鄧運判柞行實始興人

嘗聞耆老言桂漕鄧公平寇事英氣與謀不在杜杞下老檜欲啖以美官使推殘謫客則崖然正色拒之士志於立功少定力公則將之以學故能不爲勢利所移高廣於上書布衣中識技南方一傑可謂無遺才矣淳祐八年八月二十日

題循陽通守王必昌大學中庸講議

吾友黃京甫主濂堂日沃諸生冒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

源乎北溪而根抵乎考亭者爲後學之益多矣京甫
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
不但工誦說而已然士之講學豈惟獨善要推以澤
民利物與上官相可否毋有所恐思見義必爲行之
以勇又持此書判千里矣勉之哉淳祐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題諸葛珏北溪中庸大學序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
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帥延之往教
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彩務且當於理義諸生隨
所聞筆之成帙韶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
廣其傳於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繇北溪之流邇紫陽
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
聖希賢功夫可循循而詣矣余過曲江得見所未見
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諸葛君也珏其名
淳祐五年三月朔

跋西山真先生送李教桂高序

士生遐陬學無名師誦無全書得於氣稟或秀而文

職教者復不屑誨士習日降而庠豈顯士之咎哉莫
遠於蒼梧有陳欽明左氏爲博士眠閩歐陽詹始舉
進士且先數百年而思人士至今湮晦其間豈無瑰
奇不模不範無以玉而成也溫陵李君茂先繇膠庠
登雋科以先正嘗教授于思勇踐前志達尊真先生
有言侈其行勉其以實理淑諸人以實學克諸己蓋
厚於其偏方之士而周於望當世之賢皆樂教英才
盛心也茂先可爲師者而溫知不廢青衿叩請洪鐘
應之學者能心契意領矩步規趣固無異登西山之
堂而親承警教也異日卓然以道鳴世淵源蓋有自
來者番禺子弟遠從胡安定游思之士坐聞長者之
餘論幸矣亦可見先生之言之教所被者遠矣敬書
詔後俟樞趨墻仞而質正焉

跋陳侯贈曹貢元士圭詩

儒將雍容氣象與武夫不同孔明七擒孟獲而卒縱
之非力不能殺不忍耳總管陳侯以文武兼材假右
科發身策勛比垂浩然賦歸澹如也汀畔憑險裒兇
天朝起侯付以外閫撲叱蜂蹂聚蟻叱咤項耳尚欲

招致而生之涵澄一意宇宙並量筆之詩章布宣盛
德視競病之句陋矣得安渤海解刀張嬰面縛刃不
血而全功此詩李將軍一諾也曹丘生善游揚之紹
定己丑良月朔

跋第二首

手劔要盟曹子也望輒眠旗亦曹子也磔寇阻兵曹
君士圭請于郡身蹈狡窟曉以逆順禍福此舉甚誼
而壯陳侯延之玉帳間從容札所爲詩以贈空巢成
禽之句非戾拊柔之意蓋不執安之之說而廢勝之
之畫此正元戎高處萬一颺颺怙終罔悛則兵其可
已乎夫苟不可已也則曹君又將移其前日之憑軾
口伐者而橐鞬相從矣此詩旨也

跋魏鶴山贈醫者曾貫詩

宋清氏以子厚傳之聞姜大中以轉物翁詞之著二
醫皆工已疾而不祈人之酬者也長洲曾君客五年
大書其門曰病且貧者診乎我藥施之是叅鶴山不
贈句矣淳祐甲辰仲春

跋魏鶴山題尹商卿自信齋詩

伊川先生曰孔孟之門人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
朱文公曰信者真知其理之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尹君試思之

書杜去非所藏西山帖

西山嘉與人士接遺墨落四方最多杜正甫所藏帖
則許之深勉之力其人蓋可想而知也

跋錄曹吳雍所藏鄒南谷書墨

樞密南谷鄒先生名德穹博海內人士所宗垂五十
年矣平日於一字之褒不輕與人春秋法也曩由夕

郎拜帥西廣南海吳公純臣古君子人也以憲節同
寅其子雍寶藏乃翁所得先生書所得褒語則清通
仁厚而已辭甚不費而曲盡繡衣公平生所為士大
夫作時樣書尺頌德或系百言觀此可少媿矣吳氏
子資稟穎特於此四字克肖而齒方少里人李昂英
為先生門人輒發明言外之旨曰清也通也厚也皆
仁中有也宜益克已使人慾淨盡天理渾融以全吾
固有之仁所到豈易量哉先生聞舊同僚之有子必
亦喜淳祐二年五月望

跋陳光庭所藏蔣實齋遺墨

細數在世繇科級梯貴顯凡幾能全節始終有幾容
容溫飽固不足算乖初心而謬末路良可憫惜方老
奸擅權以區區官爵籠天下士鄙夫爭吞炭為啞以
媒進取一世習熟謂敢言為狂實齋蔣公始召忽大
聲長鳴於仗馬間瞶者愕默者愧正論命脉賴以挽
回其憂時愛主之忠甚至於病且死不渝也科目得
如此士庶亦不忝陳君元實布衣時登其門最久而
密貯遺墨盈幅讀之凜凜猶有生氣元實令尉增江
甚公甚廉甚恕使家稍抑之羣邑人叩臺府乞留非
術驅利誘使然觀其字與公之名齋同益信端人端
友平日相資講切皆實理也百里人心德之不忘其
實學功用小驗云嘉禧戊戌臈

跋吳都統所藏菊坡先生帖

清獻崔公護坤維晚必自出伺烽火至報稍急輒通
夕不寐思所以應乃心無頃刻忘邊憂也指縱諸將
每手筆驛以授情通如家人而人樂為之用都統吳
侯彥公所識擢薦之之詞曰宣力邊防輕財得士卒

心介胄之士才且廉世不多得公以清勤身帥之驗
也是時全蜀如金甌無少玷缺續貂以狗而貽禍遂
至於不可救藥吳侯久已擯去流落天南邂逅共談
西事慷慨憤激有老馬千里志歸斯人于鄉國使經
理殘碎地豈不愈於用新進輩哉同時有李侯紳受
知於公後以死節聞公知人之明類此故併識之淳
祐三年良月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四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五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題跋

題潛守黃連傳

雪巖潛君起傳黃連以其味苦而能愈疾猶言忠而
能救缺遺也然苦易厭忠易疎古今同一病此佳傳
可藥天下後世豈但體物游筆力而已哉予嘗謂黃
連最甘舉世莫曉蓋不適口頃刻耳為身已安非甘

乎物之甜人其害有沉痾不可療者非苦乎日晏不
暇食文亦勞止終與民偕歡樂玄宗末年聲色豈不
大快意卒不宴于蜀明驗可睹夫君心苦身苦學苦
行苦其性黃連其氣味黃連寧自苦而欲遺世以至
甘故言尤苦必有持是言進之上者國脉廢其有療
乎唐博士嶺南貢蜜菜詩曰政恐無裨益所出非和
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在惠陽作也其忠愛深
矣黃連傳惠陽所著二篇政堪作對

跋潛守治獄好生方

治獄好生方雪巖潛起所製也方所主者一曰仁其
用有三曰研之實辨之白決之早余始讀之意其如
世醫雖能處方未必有真見定力能察脉投劑也南
海值厄運漕丘迪嘉攝帥尉陳知章攝倅以殘虐為
能以多殺為功時號大小屠伯虎噬蟒吞俘平民為
寇纍纍血刀杙繡衣陳公均久知君檄之詳訊凶人
方煽威煽脅制同列或勸君引避可以免君奮然曰
人命至重但平心睹是已之禍福利害在所不論乃
躬審問具得情實賴以更生者十九與唐眉山序蕭

師顏明興元獄非叛活數十人事頗相類人始服君
有活人手能用此方矣既隨試效不得不廣傳

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記後

端平二年二月二日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之先
生拒之峻不能止也衆屬參預弘毅齋游公侶秉記
筆文絕奇偉先生戒毋刻尤力蓋謙不肯當吁先生
騎箕尾去矣餽使劉公克莊始入記于石命其客鍾
大鳴視工以淳祐之元中元後三日立先生所以惠
其鄉國人所以尊其老來者有稽焉游公之文也抑
劉公之力也菊坡祠二在蜀仙遊閣劉後溪贊之在
南海之蒲澗劉後村碣之鋪敬大賢者盛德垂之無
盡兩劉氏之意俱豐而後村墓前修於既往勤勤焉
非利而行之此則過人遠甚邦人士謂宜識俾先生
之門人李昂英書

書瀧水趙宰汝軼生祠後

端平二年二月七日狂卒曾忠嘯衆突南海城奈縋
出行其壘且周曉以逆順禍福羣兇帖聽遁而西又
四年讀瀧水民立趙令君生祠記而後知賊據古端

日康之人大恐瀧境內鮑黎獠假防縣爲名鳴刃譟
庭下令從容折以理卽解散去時菊坡公帥鄉部如
此好漢惜郡將不以聞余方在幙府實負蔽賢媿趙
君有靖百里功未嘗口微邑人載之碣殆不傳今士
大夫幾大樹將軍刻宗室子君名汝軌敏才而力學
所至有政可稱南海李昂英書

書士友張德明擁書樓

余友張君諱允迪字德明奇偉士也自言出曲江文
獻公派嘗都城共邸見其挾冊竟晝夜吟不輟心甚

敬之無何挈入璧流齋房就訪焉則璧橫墨本二大
字曰擁書蓋菊坡筆也謂余曰某不才辱鄉達尊不
鄙夷其敢暴棄而戰其藝南宮輟北俛就西廊試入
前龜迄不肉食余來寶安登其藏書樓二大字宛其
舊識而故人隔世久矣爲之愴然且仰歎大老先生
樂與後進惜天不壽斯人少副所期也其三子斗文
翼文光濟皆力學克支門戶皆與漕計自此能刻厲
以成先志則德明猶不死也勉旃嘉熙二年六月二

十二日

書胡侯竹巢七思集

細讀胡侯大學七思之作迎駕謁殿之篇其綱領與君之仁所以教育我師之道所以作成我功與天地並蓋終身受其賜如之何勿思侯去璧水幾年而卷卷然形之聲詩視世之慕富貴而忘糞鹽者大逕庭矣茲牧千里將行夫子之言以澤天子之民推廣其所思則天下有溺者饑者皆在吾念慮中侯必勉之寶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南海李昂英書

題劉潯州必成三分集

嘉熙丁酉秋余被命衡文貢闈右科中得一奇士揭之解首則劉君必成也明年君廷對魁其倫又十年以清潯使君寓南海始熟其標致論議競爽可人與其所爲文不異而吟尤工豪逸雅澹兼衆體題所編曰三分取東城戲郭功甫語也謙退不自足如此進未易涯雖然世有擅八義之才而他無可書者器識先而文藝後也立身行己當如前輩所謂八九分人推以及物必寬之一分君所學所志蓋有余所期望者不但進於詩而已

題鄭宅心山居藁

余乙酉與鄉老進書鄭君宅心由東廣漕闈舉名始
聞未之面也嗣歲識之于期集所邸寓又相隣日夜
劇談不休益博物而多藝者又十年四月邂逅爛柯
山喜其詩益工相與道舊留三日而別未幾以死聞
同榜中如斯人豈易得哉君之弟宅仁收遺藁得數
千首將板傳之可謂篤友于之義矣佳士不可作同
年多凋謝拊卷悵然淳祐丙午

題危志仁恕齋詩藁

四體具而爲人而夫子所謂成人異於是則知杜子
美詩成泣鬼神之句非成章之謂謂功夫到成處也
廬陵危容孫出家尊恕齋吟篇句而琢字而鍊興高
而味長一讀知爲老蒼筆廢幾于成者此足以成恕
齋名矣奚必仕

題三衢陳大經詩卷

陳君自號岫雲所以寄蕭閑之趣非以是狀其詩也
而澹乎物表納宇宙之大於胃次吐之成韻自然清
絕不塵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必有賞音如昌黎

翁者淳祐八年八月八日

題節推張端義荃翁集

士行乎患難可以驗學力所至深淺苟聞道矣雖瀕於死不變有飽雞粥鼾睡以須者羈困旅逆又焉能動其心姑蘇張君端義以選人三上書帝閣最後書言最狂端平明禮雷雨時也天子慙之僅于韶以置乃得與監門俠謫所隣老矣落南依敗屋然破荃竹榻紙衿淒其誰堪而顏丹如氣虹如不作顛顛無聊狀其詩累篇骨處實眼處活峭奇而非怪含婉而不

怒多從胃中書流出他日將與名相久遠而後知數年數千里外所以充克然自適而忘秋風蓴鱸之感者心寄於詩也或問離騷荃喻其王而君荃翁號何余應之曰荃香草也特寓焉以自別於蕢施輩耳周大君在上楚莫非臣是於義無嫌淳祐三年重九文溪李昂英書

題鄭南瑞礫錢集

錢隨取而有人得而凡之然極其至精有天下至瑤不能當者一劍而敵千金已珍矣一鼎而壽國且千

祀誰得而價哉聞鄭君南瑞標所業曰礫鍊自謂其
文如鍊藏沙礫中俟淘鍊之工而未遇也意則甚謙
矣鍊亦豈易方耶能堅其志剗其氣學成而器於時
則腸焉宋廣平面焉趙清獻可不朽百世彼錐以刺
硯以磨徒欲資筆舌錚錚旦暮間君子不貴也返其
行卷書以厲之若曰鑄人則予不敢淳祐三年十一
月一十三日

題郭景舒梅堊百詠

暗香疎影一聯出梅孤山和靖成三高蓋工之難豈

多之貴耶郭君蜚卿頗有王謝家子弟風嗜於詩酷
詩於梅獨富趣尚殊不塵然年盛氣銳往往成之易
出之早才性固自佳特未逢好師友砥礪礱磨耳歲
月益宿推歆宜益苦華收實在潦盡石見觀舊作當
自知郭功甫自謂一世豪東坡於其詩纔許三分蜚
卿能勉用力將不止此家數淳祐二年七月文溪李
昂英俊明父書

題鄭宅仁詩藁

詩詞雖寄興寫物必有學爲之骨有識爲之眼庶幾

嗚當世落後世不然是土其形繪其容望之宛然若人也置雨中敗矣余識鄭君宅仁已數年今見其近作如此君同年之弟也愛而莫之助可乎淳祐六年三月朔

題趙公玉新昌紀詠

澹庵謫仙人一疏請尚方劔前後三十詠始落南荒公去新幾年仕宦新幾人傲其數而詩惟一趙公玉蓋勇於步趨前修者詩寓焉耳

題彭昌詩下車錄

下車而揖戴笠此布衣交富貴毋相忘之約耳若夫一言而善介卿下堂一字之工大尹駐馭前達之賞識士不必舊嘗半面也士有安窮闔而陋結駟寄飲市而傲召輪又曷嘗汲汲焉覬貴顯者之一顧盼哉窮達不足以論士新故不足以論交所以意氣相與惟其人而已如彭君昌詩所至誰不倒屣誰不下榻帙此以謁諸公庶幾他日一邂逅雖似乎贅視世俗所謂雲萍錄泛泛然紀載則大異矣余方耕釣文溪上效東坡雨笠曳屐則軒渠甚適乘車騫榮途者甚

文海集
多矣君必欲頽然山夫筆其編甚矣其迂之過我也
人淳祐十年四月既望

題鄭寧行卷

雲峯所為文曾經真魏宗工指教既數年矣筆方當
益進必不止是編恨未盡見也

書趙經幹彥捍自鳴錄

趙君禦賊龍川余方闔戶恤居不得耳顛末逆卒犯
城以後事則身其間歷歷猶在眼也是時肉食者爭
藏深遁遠寇退亟呈身從而論功者亦衆矣君入與

毗富道兵偕自言沂韶溪趣之來援似權以濟事而
心未暴白於人竟為法受惡朝廷徐知其無他過賜
之環訪余出一編曰將持此鳴其不平請為我一語
以證余生平不解絕物而筆不逐世情君異時督捕
誠有跋履之勞今自惠來此邦人士相唁問不絕于
館亦必有人心未能忘者是則可錄嘉熙戊戌臆

書方右史請田知白作濂泉堂賓書後

缺全文

是邦老成人無踰田知白者聞其壯卽厭科舉專志
理學使領袖書生為宜知白長余三十歲有疑必就

質焉而不敢友也因從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五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六

奏議

端平丙申召除太博賜金奏劄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臣聞與治同道固不興與亂同事固不亾善覘國者
惟觀諸此人主以其履之身措之天下質之理蔽之
心焉道侔盛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將至合轍考古
驗今斷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所決擇也恭惟皇帝

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爲五三登閣一蹴可到然欲
祈天永命而雨血告妖如晉成康識者有五胡之憂
欲復恢境土而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凜荷擔之
懼襄峴失而江陵孤三山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
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通國懼亡自
去冬以來然矣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皆
通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
古不移陛下儻若慨然於興王之規模惕然於亡國
之龜鑑必蚤夜以思凡是理所安人心所同者皆治
之基也則如趨康莊不可趨趨而進凡壞常戾正拂
衆徇己者皆亂之階也則如避陷穽惟恐誑步其間
聖賢明訓若揭科條設違其言罔不取敗臣謹昧死
爲陛下陳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
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雷而輟
宴蓋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遇災之時恐易怠忽
於已私之累縵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
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宴安易
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庭之費不會此冠布衣帛之時

文溪集
二
毋曰貴爲天子不得一舉手足也此坐薪嘗膽之時
毋曰惟辟福威玉食也陛下儻念三陲之民轉徙無
依必不忍適一己之安逸儻思多難之際日不暇給
必不肯汨聖躬之清明媿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
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哉
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
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
而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
江而歸無復諭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

意何以獎犯顏之直氣已頓殊導諫之初心年來人
物凋謝存者幾何正當愛護豈堪頓挫不容過闕致
抱沒身之恨朝野悼嗟皆有殄瘁之憂守輔郡者人
方喜其名而成命竟寢贊幕府者衆皆惜其去而列
疏未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中外竊有疎忌賢
者之感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
以盡其言儻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莊士得以
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
無益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

也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宸札叮嚀關虎未分制書符移束閣弗顧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秦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

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斥簡記弗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昧進退之義者不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韙挾敵自固欺誕無忌求得欲從躁競愈滋平居習爲頑頓無耻之風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尚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決於一心陛下以今之爲合古之法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見也我高宗皇帝間闕六飛基圖萬載中興

鴻業貽謀具存焦思先吾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之
詔諫官所言多寡置簿以考面對不及闕失降秩以
懲大臣勒令內品責軍令狀而上爲改容親筆戒以
軍法而外聞震恐諂諛之人不使廁身於班列振拔
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宏規懿範最爲切近陛下有
志中興能循高宗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願陛
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
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歎
當知炎紹之初狄至必戰毋悠悠歲月而自誤於不
可信之和也大臣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屏常程之碎
務以澄心靜慮移堂除於吏部而一意籌邊當如李
綱以去就爭天下大計毋徒曰鎮之靜也士大夫當
如宗澤所謂非臣子安居美食之時共攄主憂臣辱
之忿各辦趨事赴功之心毋徒觀風景而感慨也邊
臣當如劉錡所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力拒
敵毋徒靠撒花以爲緩圖之策也君臣上下共惜分
陰共商緊着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之在前
常若禍至之無日度幾無秋高塵起之倉皇而取襄

葺蜀固懷之規模立矣臣區區憂國之心不識忌諱
陛下裁赦取進旨

公未奏劄子間上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總城諭
賊可見膽略公奏云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豈勝
感激公奏第一劄讀至愧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
興上曰多事之時正當以中興為法讀至贊幕府
者人皆惜其去而列疏未俞上曰日來士大夫多
尚虛名而無實用公奏云名者衆之所推予也亦
宜留之以慰物望與其使之在外不若使之在內
讀至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上曰士大夫全少
氣節公奏云亦在上之激昂耳

嘉熙戊戌御命勉諭崔相回朝奏劄

臣聞儲才宜預搜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日之
急務也強敵挺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可痛心步
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而淮郡已震碎
我城邑糜我赤子其來莫拒其去罔追非彼實強由
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嘗妄論洪水懷襄而伯禹
能平之虎豹犀象而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為之

事荆戶後勁而敗於鄢陵鄆瞞長狄而敗於宋魯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夷苟得天下之奇才斯能就天下之偉績田單一逃難者耳守區區卽墨而復齊七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廩募衆鑄兵而自河以南復爲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陛下近命臣韓兼制淮右布着已定機括已回沿邊將士前日之勃鬱者今吐氣諸寨豪勇前日之怨怒者今屬心臣韓亦當以單逖之功名自期求副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體統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邊吏或當料瑣翰孰可代先料其人洞開胃襟容納衆長以爲輔車之助此大閫責也廣設網羅收拾羣豪以備重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百里猶晦鳳棲低回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遺才草廬臥龍深識時務褐衣捫虱劇談方略山林豈無遺才苟徒采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度外毋乃示人以狹乎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朝薦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舉堪充沿邊任使者不拘限員明著其狀如先儒所謂某人能吏也嘗因其事以知其

能之意博參公言精加考察或寘之殘破之地以觀其經理或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禦防不以資格拘之不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柳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虞允文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采石之駿勳安知今無若人乎惟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旨

讀至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上曰天下事有人才便可為近日更張帥閫卿亦知否公奏云陛下區處得宜切中事機讀奏劄畢上曰右相有來期

否朕自更化之初簡在朕心儀圖共治渴欲一見公奏云臣崔與之遐方一老辱陛下殊常之遇但高年久病而又道遠恐未能上副陛下延佇之意上曰聞其年事雖高體力尚強可勉為朕一出公奏云崔與之居家庭之間或可以勉強涉道路之遠恐難以驅馳上曰卿近得書否公奏云此月初旬得二十十六日書云云上曰可作書道朕切望之意勉其亟就道以共圖康濟之功公奏云謹當作書諭以聖意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臣聞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
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
論諫出於憂危均爲悟聖心之一機均欲扶國脉於
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不已廣聽受而改過
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
愛助之塵在己無畏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孤而莫之
救矣若曰天變不足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
先朝者在今日可不深戒哉畏恭惟皇帝陛下聰明

生稟曆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廣將與盛帝顯王
而比隆蓋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而彌篤
羣下歸戴誰忍負之陛下亟思所以仰承天意而俯
愜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廉動威回祿扇焰雨
雹流沴旱蝗爲妖怒濤浸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
次一警之不悟而咎證疊見焉屢譴之不悟而變大
異出焉是仁愛之已極且轉而爲震怒矣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敬天之圖未
必見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飭醮祭之繁文

若爲感通奇衰之異教無乃瀆慢古人慮女謁之盛而剪爪自責庇勳舊之罪而席藁南郊於嚴恭之際未始徇虛之也陛下非無應天之念也然災至而懼既久而忘能保此念之常堅否乎諫紙來上通臣直前輪班敷陳投匭徑達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缺政公論以爲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來者亦不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陛下所以聽言者當如何哉拔山去佞猶或疑其心違如羹之和尚或議其貌厚

邊臣輕視于朝廷言者凡幾而玩褻猶故宮掖不會於費用論者非一而節約未聞在昔御史條奏則宦寺亟歸於故郡一言感悟至謂高廟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陛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保此明之常新否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君之心當主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言上下感通悉本乎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正憂元氣之壞強敵尚稽授首之期兵弱財殫境蹙民散自非陛下發一悔心以感動彼蒼奮一勇心

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魯以衰仗馬俱瘖而唐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陛下克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天民也念轉壑之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捷出陟降常在於左右戒懼如對於覩聞以吾之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轉禍而福矣克此勇而行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於改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羣枉之門卽一人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易亂而治矣機括旣回精神立起一念之烈旋乾轉坤猶之窮冬千林搖落一氣纔復何物不春力量大則功效速天下尚烏有不可爲之事哉疎賤瞽言觸突睿聰惟陛下察而赦之

第二劄

臣聞邪正之用舍國家之安危繫焉於君子不可以過疑於小人不可以偏信蓋君子直道以行骯髒難近而臨大節不可奪者斯人也小人詭遇求獲柔佞易親而誤天下國家者斯人也武帝不悅汲黯而黯能寢淮南之謀成帝雅厚張禹而禹竟稔西都之禍

人主於用人之際可不鑒哉陛下無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臣下賢否如辨白黑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於取舍不暇計也不然豈不容嘿之多後福何苦爲是強聒哉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以得罪公論去以不愜物望去僅一二耳或擅麟周章而穹班非據或城狐依憑而美職如攜竊意陛下不過信其無他腸耳信其無顯過耳彼之操心惟知貪冒於寵榮而已於人國無益也萬一利害怵乎其前安保其不易所守哉陛下亦可以察其心矣今正論稍伸正氣漸復政陰陽消長之機也臣願陛下公道宏開私意盡克收人望重朝廷以示聖德之廣大遠庸邪清班列以彰聖斷之剛明則衆賢協和同心同德共壯國脉共起治功尚何孤立之慮哉惟陛下留神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六終

奏議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七

奏議

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臣賦畝五年退居庸陋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
來豈為榮進清光再望誓竭愚衷臣聞處難為之勢
而有可為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改為之時而無
勇為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蓋機者矢之發而力者

奏議

矢之至也一發而未數步焉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之運幸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為泰之候轉危為安之兆也海內顛顛日望一日規模未立効驗良賒一劑起九陰之脉而邪氣尚蠱於膏肓一籌活將敗之棋而取勝未工於後着不升不降決於此舉緊切用力猶足扶持不然則所謂難為者終付之不可為是聽其淪胥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皇帝陛下銳精欲治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所嬰拂而慮日以深閱

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精克而上之盛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剛奮夬之決斤逐負國之權姦屏棄朋私之醜類正路開闢化絃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白者天下憇遺阿昏取容者尸如克位以自顧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摸稜歲餘竟成何事陛下察其昏謬亟聽引去此又一機也此段論范鍾君明臣良可謂千古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之設施夫以太子之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陛下上繼列聖之炎圖親授

寧王之大寶豈不欲隆萬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
幾歷年前代明鑒援引略盡竊意陛下往來於心自
不能以頃刻忘也小學內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日
以爲常閱之多則選必妙教之專則成必速而稱謂
未聞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難草草以易
談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故凡聖意之所向
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謀之二三大臣胡不謀之老
成從臣儻盡愜於衆情宜亟定於大計予以繫四方
之屬望予以杜姦萌之窺覷何至遲遲之久而虛前

星之次耶是陛下於正國本猶未勇也高宗皇帝曰
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非成憲乎

此段論建儲

杞鬼雖竄而德宗念之不衰蓋不知其爲姦邪也陛
下大明當天魍魎焉逃遺其親者必後其君苟患失
之何所不至陛下亦旣灼知其凶悖矣似聞損金置
局厚結貴近潛伺上意動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
不能終勝左右之交譽以三數端人之牢拒亦安能
盡絕餘黨之交通大抵小人之謀險而君子之術疎
彼必多方以相誤因得求疵以藉口今出力爲陛下

扞禦外邪者如提重兵對勅敵萬一裏言浸潤淵聽
動搖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身乎臣
子事君禍福奚恤而宗社安危關係非輕胡不明正
其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委曲掩覆養癰護
疽耶是陛下去奸臣未勇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
一合豈惟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此段

論史嵩之

非後戒乎王媪擁寶扇於斜封墨敕之時

蓋由中宗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悅天子使不觀書
乃可以竊柄陛下清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子
小人近之不遜曾謂舊邸之使令殿省之灑掃得以
容穴鼠之干請恣城狐之憑依乎閔築鶴觀而土木
之僭奢外設狡窟而踪跡之詭秘雖宸衷匪石婦口
何施而勢焰熏灼趨者如市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
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練宮人諒亦不乏又何必玩
視人言而不勇於抑絕耶計臣莫塞其溪壑之欲而
終代去鎖闥聲言其以挺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若
神斷無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
時而轉移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於

大肆而不勇於禁束耶慶曆上東門之押出恐見其
人祥符重入內高品之刑而一時忻慶可以爲法也
此段論吳知古事無急於此者克此心之力而勇行
之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厥今事會之無來涯而事力
之窮靡底要必如創造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
留一弊袴專待有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搏莪宮
掖之費以助戰士之賞乎匹馬毅往周行寇壘晉明
帝猶能之獨不能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
爲宰相者當自任棟梁之重毋曰畏避形跡而徒勤
細務爲執政者當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任責而
不相爲謀爲給諫者當各奮鸛逐之忠毋曰宣諭有
旨而言不敢盡張浚曰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
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爲嗜欲私溺
所移則失其公理矣舉措無有不當而遠人之服臣
願陛下堅定力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諸
臣協忠力於下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
起大勢漸至小康苟不强爲善而諉曰時難豈不孤
天下生靈之望耶狂慳小臣不識忌憚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竊觀今日邊用無藝而民力垂罄時艱未靖而人物晨星州縣凜焦熬之憂臨事興乏使之歎豈天地之藏有限而土產不足光岳之氣已分而奇才頓稀耶臣妄謂今日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雖書生常談而切實救時之策無以易此輿圖非舊仕版日增循資序者皆可得一州一縣之寄執權衡者豈盡知孰臧孰否之真闕不多而求者紛如予不審而奪之亦亟或一歲而屢易或旬月而驟更新舊送迎動費累萬貪夫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啜靡遺國之命脉緩急何恃可不亟思所以救其弊乎臣以為宜從臺諫公舉廉能之士可以為監司牧守者大臣攷其已試而納之夾袋有關必以此選補焉治績顯著則稍進職名而仍使因仕歲月寢久則擢寘班行以昭示獎勸數年之後庶幾在在稍有餘蓄民力少紓矣千人之羣必有拔乎千人者萬人之聚必有出乎萬人者謂天下果乏才是厚誣當世也欲共扶緩弱之勢宜大

啓功名之門而今日之仕進者苦於遠次而觀光難
困於舉削而通籍難壯盛之年駸尋而晚暮勁毅之
氣銷蝕而巽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已衰矣又
有抱負奇偉而終身不遇者豈不甚可惜耶臣以爲
宜令帥守監司各舉其屬之賢且才者明著實跡勿
循私情大臣叅之物論以取其尤異覈之都堂以觀
其人品使條陳當世之務以覘其器識如果可采則
稍出資格之外或委之邊面風寒之地或置之錢粟
浩穰之場真才實能必有以自見他日膺隆委勝重
負者於此乎出其有益於國家豈小哉高宗皇帝諭
宰相擇監司郡守皆使成資以省送迎之費又嘗因
臺臣言資格大拘有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俊
擢可也是皆中興之良規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
取進旨

上曰卿去國幾年奏云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
節以臺臣劾去上曰是彭方第一劄讀至猶足扶
持上曰此全在大臣輔國讀至以兩吏扶持之羣
狀而贊萬機上曰范鍾年老廢事亦多奏云范鍾

老而且懦讀至以建小學茂淑宗英上曰朕於小學之教極留心讀至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上曰其年尚未讀至胡不謀之二三大臣奏云此國家重事須與大臣叅決不可使宦官女子干預上曰自是讀至捐金置局上曰果有置局之說否奏云臣聞之國人之言皆然陛下當先絕蹊逕使無以自通讀至以安善類之心上曰如何區處奏云如近日臣僚所謂或欲毀麻或欲勒令致仕皆可行上曰此則不可已與宮觀但不用之足矣奏云如此恐中外之心愈疑望陛下更作區處使聖意明白讀至氣焰薰灼趨者如市上曰朕未嘗容之干政不知外間何以有此說奏云臣自來道途已聞人言籍籍若非陛下決意抑絕使內外明知之則人意愈見紛紛異日書之史冊亦爲聖德之累讀至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奏云范曄作東漢宦官傳贊亦引大易履霜堅冰之戒蓋謂漢末宦官之禍因漢君不能防微以至於此上曰固當防微杜漸第二劄讀至貪夫席捲甚至掃空上曰貪吏

未戢一至於未見有廉吏者聞陳愷亦廉是否此
奏云聞其人亦清約讀至數年之後在在皆有餘
蓄奏云如方大琮在南海頗與士民相安百廢具
舉而清苦自將故能積羨錢近四十萬緡治績爲
諸鎮之冠其人又時望所歸者宜召用之以示激
勸上曰如果有奇才當不拘資格聞廣中幹腹之
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敷陳此事然來聞機
密恐播傳於外上曰極是極是因奏云云上曰已
令徐敏子去體探奏云此事湏是純實可托者方
可信若喜功生事者徒知爲一身功名計又恐別
生事說則不惟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
兩路俱受其弊矣上曰沿路來如何奏云沿途蚕
麥皆熟雨暘時若更在陛下增修聖德使天意常
順又問外間有何所聞奏云臣之所聞已盡見於
奏劄中矣

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

臣聞人君之心必無愧於天人臣之心必無負於君
蓋人君履大位有四海皆受之於天容一念之私則

爲有愧矣人臣享高爵飽厚祿皆受之於君容一念之私則爲有負矣厥今之大勢危急爲甚蜀碎而淮殘兵單而財竭楮輕如毛民流如鴻農扈麓登而星變累形哨騎倏退而戎情叵測此正一人敬德以祈天命之時此正羣臣盡瘁以報國恩之時可不各盡其道哉恭惟皇帝陛下睿資高明聖度軒豁日御經筵深研理要躬決機務熟知政體可謂不世出之英君矣然察之時機良可隱憂難靠人謀全望天助猶祈能感動何耶陛下試端坐而靜觀凡平日一念敬忽之殊而上天之應如響斯答隱顯無間其不可誣必道心主一而不制於人心陽明常明而不滓於陰濁成湯聲色不通貨利不殖蓋恐人欲一勝則天理必微陛下神明之舍果皆對越而無愧否歟宇宙之大民物之衆所恃以立者公道也臺諫所以主國是委曲而宣諭則非所以養直氣名器所以待賢才輕褻於內降則非所以塞倖門黃門之依憑假托或未能峻其防朱邸之意非干請或未能裁以正是皆牽於私情而未契乎蒼蒼者也臣願陛下舉動一事凜

凜然常在帝之左右將見天心悔禍庶可以轉危爲
安矣揆路爰立以其有宿望也政地延登其久以引
恬也二臣之策孰不以協志併力共濟艱難之期然
寬者畏縮而欠大事自決之力量狹者躁急而有互
失不和之氣味周顧以無斷爲柔惡以猛隘爲剛惡
蓋事未必可爲而強爲私也事到當爲而不爲亦私
也胡不弦韋其氣質之偏而乃矛盾於議論之異中
持兩可者又復差池鼎足承君責望謂何貌厚而心
不然言甘而情不孚是皆未免角立之私豈不孤陛
下委寄之隆乎方巨姦傍睨要杜其來豈宜同室之
操戈邊燧未消盍嚴其備烏可同舟而胡越猝有警
急人各異議豈國家之利哉况不靖之徒交鬪其間
嫌隙生於囁嚅躁激起於縱吏二三大臣不咸而國
不競其負吾君又甚矣臣願陛下申諭大臣俾之去
私見而徇公家釋小嫌而就大事則扶顛持危庶乎
其共濟昔高宗皇帝曰朕在宮中聲色未常經心自
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者此可爲陛下法張峻
趙鼎本相善如兄弟因二家賓客離散遂至失歡此

可以為大臣戒臣不勝惓惓取進旨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七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八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奏議

除正言上殿奏疏

臣生遠迹孤學庸識狹陛下拔之疏散俾綴諫曹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知諫院即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計也為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陛下是未知諫官之任也拳拳

之忠首以正國本爲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
忠國愛君之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
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
心豈專爲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未
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
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詎容一日稍緩哉恭
惟皇帝陛下誕膺寶曆光紹鴻圖惟天惟祖宗豈私
於陛下將以垂統無窮爲萬世開太平者望陛下也
春秋寢盛蒼震尚虛羣臣懇切交疏而力陳四方傾
耳翹首而聳聽幾年于此矣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
遲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所
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駁霧劃開惟天之眷惟祖
宗之靈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選納猶子嘉名寵錫聖
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祇歡悅然雖有舉棋將定之喜
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此時叨被親擢事莫此
爲大謹以三說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一曰正名
文帝卽位初年有司遽以建太平爲請今不可謂早
計矣歷觀往昔當璧而拜之觀惟神之所予有心無

聊之歎惟人之所付是皆牽纏已私不克斷制陛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屬爲最親儲以繼體人道爲極順倘或猶豫能不動搖名號未正恐無以塞從旁之覬覦體統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歸向謂宜亟正青蓋車之制佇開日重光之祥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國祚之長天下咸曰吾君有子矣則宗廟社稷之福也普安真王之封宰臣請以冠屬籍高宗皇帝曰可便爲皇子此陛下所當法也二曰保養保其身體列職周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生岐嶷之資猶在髫髻之年必先葆固其天和庶可自貽於哲命昔人有嗜鮑之動戒有玉契之嚴惟所關所繫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出入起居寧衛防之過密飢飽寒暑必調適之得宜此天下之大器也豈止於櫝拱壁培桐梓之譬哉謂宜專屬禁闈之尊曲加撫摩之愛宮人之老成謹厚者左右彌縫之奇衰側媚之人不得與乎其間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高宗皇帝因大臣宮人可託否之間有曰若不先擇宮嬪可慮之事更多陛下

所當法也三曰教道道之禮義周過其曆傳之刑名
秦祚遽危蓋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者有祿教
有齒學莫不于其初而漸漬入之是必妙選於師儒
所當涵養其德性毋徒事章句之末技毋但拘講誦
之常程俾善言正行日接於見聞非心邪念不萌於
方寸則凡朝夕宴處之際無非薰陶淑迪之功又當
擇臣之有物望者視其德業之進因以爲內學之重
時他日恭敬溫文發達於性資孝友仁愛著聞於中
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陳俊卿每入必傳經啓沃且
殫諷諫之益陛下必得若人而委之輔導可也厥今
時艱未靖國勢未強陰邪譎張於肘腋之間夷氣滋
煽於邊庭之外消弭奸黨鎮壓羣疑全在此着臣願
陛下上念祖宗付託之不輕下慰生靈僊望之甚切
決意建置無墮因循億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
惟陛下留神取進旨

論史丞相疏

臣末學陋聞誤蒙眷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昨進
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寤生之無主其惡

根於城頽之寘毋以爲世之大不忠皆大不孝者爲
之夫子無其位故誅奸臣於直筆陛下操必罰之柄
昭懲惡之公儻不孝於親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
此豈聖人作經有望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曩在
嶺海間竦聆陛下雷發英斷山拔巨奸至於窮陬僻
區之人莫不歡呼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確之徙新
也踰年而祇聞二三邪黨之貶羽翼雖剪元惡未除
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正渠魁
之罪聖意尚需遲而久決容德天涵或以其未終喪
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旬日而官刑未舉於司敗
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嘿言責謂何臣竊觀昔
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魑
魅舜豈少恩蓋小人衷險裒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
則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毒其有不勝窮者操之
已蹙盛古且然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於四
凶前後白簡之所擢數皂囊之所鳴攻旣詳且悉臣
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虜要君如秦檜其嫉賢妬
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己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賢

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懷宰相不足爲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于此皆宜在誅絕之科况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常嚙齒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以快報復私布駛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羣不逞爲之耳目爲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鴟梟乘暗鸚鵡睨昏磨虎狼之牙噴蛇蝎之沫意欲何爲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計行回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動於惡無所不爲矣此天下之巨蠹潛伏而未發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况國本漸定正要保持堅決爲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聯固爲世道計歲事少稔正要涵潤蘇息爲生民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生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卽加罰或謂陛下外示寬洪之恩意中寓羈縻之微權卒有緩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諭也蓋自陛下收攬大柄親決萬機以來區畫邊防亦未嘗失事機人才陛下

之人才兵財陛下之兵財自有而用之若大臣降心
相從商量恰好天下事豈難辦集彼小人者於謀身
則周密於謀國則架漏已試明驗大略可覩矣臣側
聞陛下有對越高廟神靈之詩有姦邪終擯斥之句
則知定見不惑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面
然化絃更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機括猶
未定此一事顛末未備恐無以垂汗青詔後世陛下
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纔免父喪便提舉洞霄宮俄而
得政遂嘯兇儔毒善類爲國厲階往轍可鑒臣愚欲
望陛下俯從輿議獨運精劉亟煩宸札寢嵩之服闋
與宮觀之命仍削官爵遠竄荒裔使羣陰掃跡衆正
伸氣予以安人心予以壽國脉天下幸甚取進旨

貼黃論史丞相

臣昨論奏史嵩之姦惡罪狀皆國人之公言今既累
日未蒙付出欲乞陛下深爲宗社大計早賜區處恭
俟睿斷

列奏史丞相疏

臣等各有疏論列史嵩之罪惡俯伏俟命未蒙報可

遂具劄白之二三大臣冀其密勿開陳近聞陛下宣
引宰執必有商確在朝莫不懽躍聳聽竄責共驩之
命又累日矣嵩之得罪宗社得罪綱常通國一辭謂
宜誅絕而陛下遲回至今罪名未正當明主可爲忠
言之時而感動之難如此豈非臣等敷詞未能真切
不足以開悟淵聽耶豈非二三大臣無非畏避不肯
盡情以告陛下耶又豈非諸大臣國人皆曰之公論
不足以勝阿諛之口耶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
事父諫而不止又敬不違乃職分當然謹不避鈇鑕
聯合以請欲望陛下察臣等拳拳愚衷出於爲國早
賜處分以前所奏付外施行儻臣等屢言不行而強
顏憲地豈不上負陛下之親擢下負海內之責望乎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史丞相疏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權所
以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絕之旣滋蔓
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
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奸狀將

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制可聖意淵深外庭未孚始
相顧而疑今相語以憂矣陛下則曰保全大臣二
則曰保全大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
赦陛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
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
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負天
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須之義然
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以事天事陛下而視
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復以大臣待之可乎自
其漏我師期於是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
有邀索之辱導敵入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為賣
國之賊臣席捲部內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
用匱乏之名齷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是
為蠹國之盜臣給諫宰掾朋分雜布以障蔽人主之
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為擅國之強臣科抑太
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扼遏推沮之過甚而士
夫夫怨是為誤國之姦臣抽移江上之軍入補周廬
之額用意殊巨測向非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

將爲害國之亂臣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
姦詐陰險忮毒於臣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
春秋書之曰盜嵩之尚得爲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
父是禽獸也以若所爲尚不得齒於人類尚可以謂
之大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
者深且固而嵩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兩觀未足以
上懟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陛下寧不
動心於見宗廟之時乎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
以姑息爲至仁以不斷爲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
露而無霜雪雷霆非天之所以爲天也臣於嵩之無
纖芥之怨怒發於忠憤不容但已苟利社稷一身之
禍福所不暇計欲望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書疏
參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付外施
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真意千載而下竦服鋤
奸之偉斷臣退而瀆犯天威之誅死無所恨區區血
忱惟陛下察之

理宗御筆

昨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請可從所守本官職致

仕已降宮觀指揮更不施行

論帝屬貴官不趨早朝奏劄

臣二十一日綴四叅官起居因俟候奏事竊觀帝屬之班稀疎爲甚赤墀步武殆類晨星退而詢問則知通者常叅或祇一二人趨趨夫鳴玉曳組鵷列鷺行以進退朝廷之禮貌也冕旒端複威顏咫尺而着定在前尚多曠闕欲門庭之外事事整肅難矣陛下大昕而南面雖隆寒不憚貴臣或連日不望清光理恐未安昔人有盛服假寐者有駐車待漏者夙興匪懈自是臣子分內事况清晨一覲而退他無職業儻復於此忽略豈一德尊天子之義乎輝輝覩明聖濟濟行俊賢唐人形容早朝之盛若此陛下正朝廷百官要以心爲本欲其平旦清明敬心油然而生非但貴其僕僕拜起以侈容貌采章之美也臣以爲其間真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者當察其情至於無他故而屢不至焉是則豢安成情可不略加警策乎欲望陛下申儆有位使咸造在朝庶幾人心不玩主勢益尊所以肅朝儀而振朝綱亦非小節也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八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九

宋門人李春叟輯訂

奏議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人臣納君於道祗當辦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美而後可以將順如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責難為恭以非道不陳為敬若夫

視指意而遷就覘辭色而轉移則是詭隨客說而非忠愛其君者也世之砥柱特立者常少桔槔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於其中操守易變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疎骨鯁愛迎合而惡拂嬰是導之從諛也孰不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遂至於誤人國家事有天

下者奈何忽安危之大計而遂邪臣之私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之一言唐之禍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其家而忍於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佞臣之罪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謬謬固應有此也國朝兵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業與天地竝恃有直言讜論以爲元氣耳有爲宰相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有爲執政而爭事立庭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八上章竟寢其命者給舍也以彈疏之煩見厭而上前自訟求罷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坐決其事者員外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爲奸事事付之公論而私意不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爲忠事事決之正理而身計不

恤一脉之壽以至于今陛下俯接臣隣威顏天霽樂
聞剴切德量海涵人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
之登閔則爲有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
而畏觸突陰模稜而欠直截以可爲忠言之時而猶
若此豈非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白歟臣妄謂
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患無議論
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獎勸招徠激昂砥礪而
遇事責其奮不顧身何可得哉故論事無所避則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依阿以求媚則臨難而苟免者也
至於陽附正論內懷二心緩急又烏可保哉陛下靜
觀而密察則無不洞見其衷蘊矣昔汲黯有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之語武帝殆不能堪而不冠不見最爲
嚴憚且期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得其
真矣臣願陛下於柔佞者疎之絕之忠直者親之信
之得如黯數十輩布之朝廷爲吾國之倚仗他時宗
社終必賴之區區愚忠惟陛下留神

論陳樞密疏

臣聞罪莫大於背國惡莫大於庇奸兩地之重職爲

大臣一言之發關係不細倘或立異論以沮大計懷私意以昧公非羣情爲之動搖衆口從而噂沓良由心術頗僻識見猥庸用過其分不覺呈露事既關於宗社責難逭於簡書臣切見通議大夫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陳鞞自負膽略亦銳功名江閩討寇雖屢書勞妄殺平民頗多枉濫後來調兵過江之輕舉遂至匹馬隻輪之不返志廣才疎前功俱廢且莫當於一面尚可望其遠猷陛下念其久閑擢之近輔勉思所以上答主恩下副人望可也理財專局略無設施褊性狠態時復妄發此猶未足深責也國本始定神人所同喜鞞獨出語不遜識者駭愕奸相負罪神人所同怒鞞猶盛稱其孝識者忿之陛下決天下之大計去天下之巨蠹斷自聖心超越前古身爲執政不能從容密贊乃持論悖謬如此心事可知矣夫沮抑普安之事非秦檜之姦不敢爲而營救蔡確者雖以范純仁王存之賢不免黜罰臣採之公論皆謂鞞之叨塵已極矧其猜忮嗜殺使自得恣流毒必廣斥去爲宜臣舊嘗爲之屬不敢以私情廢公法欲望

陛下察其非忠退之以禮職名藩寄華其暮途爰示寬恩之曲全式彰清議不貸使臣子各厲忠純之節天下明知是非之公實世道之幸之取進止

嘗閱近世言行錄載知院陳公鞅行狀一段云先生侍郎仕汀州推官激軍變陳公時為招捕使嘗欲劾之後居言路遂劾陳公以報怨噫有是哉世所謂行狀皆各家子弟自為之辭非信史所載不足證也先生侍郎初筮汀推不過一察耳郡政不在手何以激變此乃郡守陳公孝嚴實激之為叛

卒所執辱幾殞厥軀先生挺身為之排難公論在人不可誣也使激變果出公手招捕縱不見公劾郡守豈容不聞于朝以自比理甚明白觀其詞曰嘗欲劾之而不果如是則當德之不暇又何怨之云且臺諫為天子耳目官朝廷選擢委寄非輕所言皆社稷大計若區區為報私憾之地小丈夫尚恥為之先生大節表表而肯為是耶况先生之於陳公本無纖芥之憾行狀所云欲之一字特曲為之詞耳既無是理必無是事私門紀述姑以文過

豈可使先生受誣於地下而千萬世之人受欺於
曲筆故不得不爲辨正屬

論趙京尹疏

臣聞國朝舊制不以宗室居宰輔以其有逼近之嫌
也其爲慮遠矣畿府號衆大之區委竒隆重有利權
有兵柄有狡黠健悍之徒爲之分布奔走是雖非宰
輔之位而權力過之縱使處是職者果宗賢且難久
任蓋積威積惠之深人心所重在彼非國家之便也
今有帥雄繁之地涉嫌疑之跡而頑然不知引退者
衆情皇惑人言權故事優畀職名遣鎮外服不惟國
本安固可以一人之心之趨向乃所以福與篤於安全
之地亦親親之仁也小臣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
下赦之取進止

繳奏劄子

臣一介孤遠誤蒙睿簡擢之諫職非由大臣薦進舉
朝共知臣朝夕自厲惟知報君父惟知衛社稷惟知
利國家一身禍福且不暇恤雖聖諭亦不敢阿順詎
肯俛受他人風旨哉臣今早上殿讀第一劄將畢陛

下問臣次劄所論何人臣以陳鞅趙與憲對天語再三止之令不須展讀臣辯說移時聖意堅執始力亦不許納奏劄祇得跼蹐而退緣臣所言二臣皆於國本有闕既切宗社皆是國人之公論臣所職者言若置之不聞而捃摭瑣碎以塞諫紙則物議交責臣何顏立於風憲之地乎謹不避誅殛連元本繳進欲望聖意察臣愚衷祇是爲國非出於宵臆之私特垂省覽亟賜付外施行仍乞睿旨放臣歸田里實荷聖恩保全之賜

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甚矣東南輿圖寢非全璧之舊吾國事力何異垂罄之虛外侮內攻之多虞百孔千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撐西拄於疾風苦雨之中如駕漏船左支右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出一奇所能振起亦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治亂存亡之基金在人主之心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閔繫甚大出理則入慾去私則進公上而爲三代之隆比心也降而爲陳

隋之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
機括其君迷而不復迄無幡然改易之良圖遂致圯
壞竟難收拾迺若穆王荒於馳騫王業幾殆然一聞
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帝毒於征伐海
內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悔焉而漢祚復矣一
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決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
國百年武帝且不失爲七制之賢而況不爲二君者
乎餘恭惟陛下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就緝熙獨得
道要昔人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陛下洞察
其忠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任而
不疑者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略無留難明習
久而利害周知密察精而是非立決和顏樂受於若
言每事悉從於羣議此天下民臣所共贊詠以爲不
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餘三十年宜盛而有衰之形
宜治而有亂之兆災譴頻仍帝怒未息流離愁恨民
情寢睽犬羊窟穴敢據戶庭之間鯨鯢出沒近在股
肱之郡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事事駕
漏色色窮空症候轉危景象愈蹙陛下深居九重雖

聞知而未必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不及者易疎而日親於左右者易入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于聽則有時而忘陛下揆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幾嘗憤發而復沮人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勝陽明所以爲此之累者必有由矣故言湯之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繼之曰改過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行歟湯曷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爲聖也西邸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祇爲亂階孟子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言至此遂驗可爲後世戒臣去國八年重違闕下意謂陛下學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弊事日除而籍籍塗巷之切議彰彰封疏之敷陳迺無於異疇昔殆有甚焉此臣之所甚駭也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皆吾藏富之所區區外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爲已有哉如聞北司竊弄藉勢招權掖庭嬖妃憑寵干請倖門四闢賄徑多蹊前者得而後者慕名藩巨鎮視如探囊好官美職爭欲

染指無耻之頑因應瀾倒嘗自愛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羣枉厲四維乎雀鼠之訟亦徹宸聽蟣虱之吏上煩聖決至於修內司之獻助取浙東西之上腴所過需求見謂騷擾不幾於下行有司之事與民爭利乎文昌八座執政之儲也以處恩澤侯之瑣庸卿監卽闡侍從之選也半是王家之子弟外焉郡國之麾節類多戚屬之膏梁政事旣非其素閑民物何從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以安田里其廢乎夫私情勝而後女謁行私愛牽而後恩意棄一私膠固殆猶根蟠旦旦行之明知其非而安之以爲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爲常談內降多而視中書爲奉行文書之官節貼宣諭多而待臺諫爲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爲夷狄爲雨淫爲潮決極而爲開元末年宮中之怪識者隱憂焉陛下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勗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爲顯官恐人議其私後宮親屬漢元帝由能之邵光超以中使受嫌而被罪其徒悉棄所獲於山谷唐德宗猶

能之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田歸之有司唐文宗
猶能之數君皆庸主也曾何足道陛下聰明神聖可
以爲堯舜而不能勇於爲善豈不甚可惜哉歐陽修
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
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
言明達的切似爲今日發臣願陛下思祖宗付託之
不輕念國勢陷危之已極克己如勝敵窒慾如防川
戒謹恐懼無一息之間斷精粹純白無一毫之瑕疵
痛懲前失猛剗宿弊如人之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
方防其復作陛下悔過之心旣堅上天悔禍之心必
速則外患潛消天下之事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不
然君臣不悛以樂玩憂將有如唐晉季世之歎可不
懼哉臣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在人主而格君
心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兪而有吁咈焉將順而有
正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正之於念慮未萌之先
亦當與人主相可否審之於命令將出之頃酌以道
義參以人言從容啓沃必求其是庶幾上可以感動
淵衷下可以愜服羣望倘遵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

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為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臣拳拳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陛下留神

乞罷幸西太乙劄子闕全文

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卧薪嚐膽時湖山在目自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

乞行御史洪天錫劄閣寺之言疏闕全文

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疏入不報

再疏乞與洪天錫俱貶

其略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俱貶公遂與御史

俱出國門事見通志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九終



